

# 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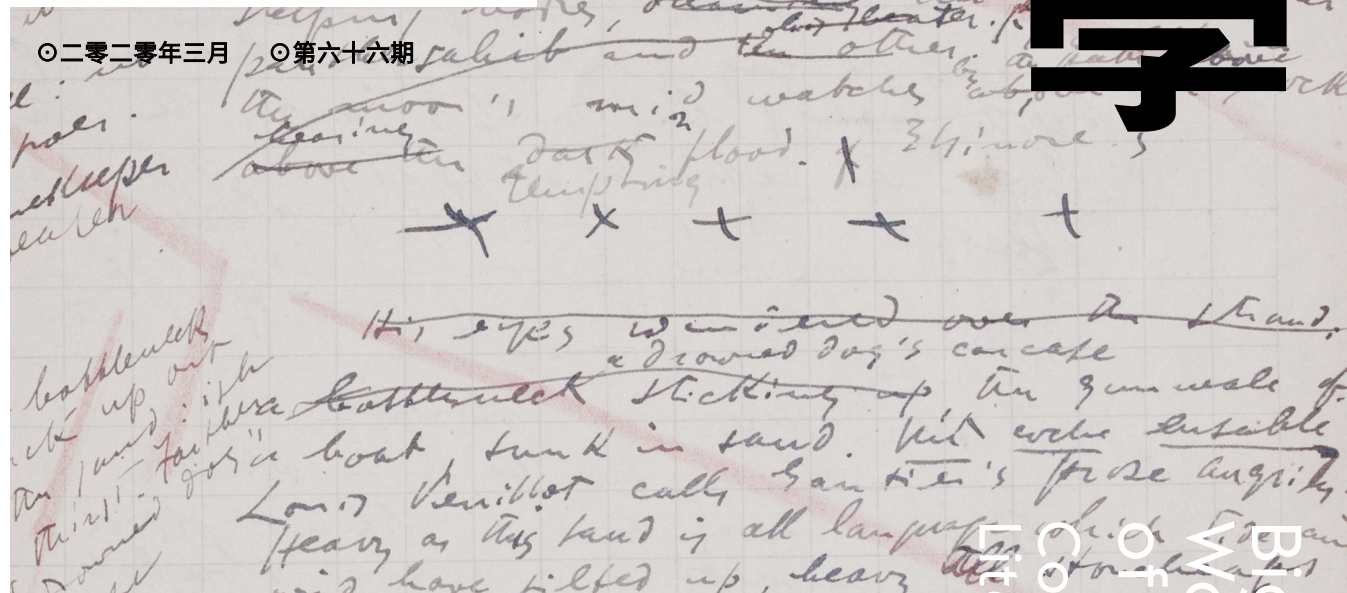
臺灣文學館通訊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文學

READ · LITERATURE

◎二零二零年三月 ◎第六十六期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關注：香港文學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 66

2020 / 03 March

# 日常測候

Jit-siōng  
Koan-chhat

拾藏  
第二期

讓文學推薦  
一把適合你的傘

國立臺灣文學館 X 富雨洋傘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F-SEASONS

## 日常測候 - 驟雨 / 25吋自動折疊傘

賴和生於1894年，那是乙未割臺前一年。其成長階段，正值臺灣思想與文化交混，古典漢文學面臨挑戰，各種傳統迎來一場驟雨般的年代。

為了以文學推動思想啟蒙，賴和致力於新文學的創作，而被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但他其實有著深厚的古典漢文學根基，在「新文學」這種充滿遠景的創作語言之外，他的內心也有所託之時。其少作〈別後寄錫烈芸兒〉（國立臺灣文學館藏品），便是他與同代人之間抒情交往而寫成的漢詩作品。

傘面設計透過藏品文字筆劃，展露賴和筆跡之間最深層的感受，以珠筆圈點藏品文本中雨中別離的哀傷情緒。即使驟雨不斷，文學的古典情意和雨傘的防潑水設計，陪你溫柔緩行。

商品定價 | NTD \$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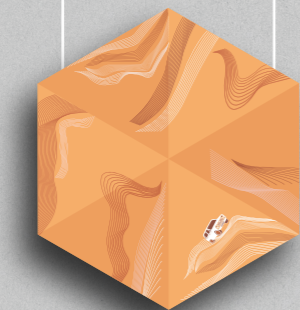
臺文館藏品 | 賴和〈別後寄錫烈芸兒〉  
入藏登錄號 | NMTL20110270251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70041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TEL | 06-221-7201 WEB | www.nmtl.gov.tw



Facebook |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臉書



廣告

## 日常測候 - 暴風 / 27吋自動直傘

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的改變如同暴風吹襲，席捲臺灣人思維之際，也同時誕生了第一本以「白話字」寫成的社論《CHÁP-HĀNG KOÁN-KIÀN》（十項管見）。蔡培火為推動近代啟蒙，但有感於文言漢文離民眾太遠，日文也不是臺灣人的母語，因此選擇與臺灣話「言文一致」的白話字，以臺語講科學、論政治、談文化。

傘面上的臺灣圖案，出自國立臺灣文學館藏品《CHÁP-HĀNG KOÁN-KIÀN》的封面，並取白話字篇章標題切割重組。當現代化的暴風吹起，喚醒臺灣人的語言意識，如今仍能聽見臺灣母語悠久的回音。抗強風骨架，將幫助你毅然前行。

商品定價 | NTD \$1180



臺文館藏品 | 蔡培火  
《CHÁP-HĀNG KOÁN-KIÀN》（十項管見）  
入藏登錄號 | NMTL20080360091

## 日常測候 - 酷暑 / 21吋輕量折疊傘

戒嚴時代，政治與社會環境受限宛如高壓酷暑。三毛從呆板的學校教育與保守的社會中逃脫，離開臺灣流浪撒哈拉沙漠。她與丈夫荷西購買一台白色汽車，那是她的「第一匹白馬」，陪著她與丈夫穿越廣漠風沙。

等高線圖案代表流動的沙丘，白馬汽車於其中恣意奔馳的意象，化為這把傘最重要的特徵，並將國立臺灣文學館藏品「第一匹白馬（車牌）」製作成金屬銘牌配件，展現三毛抵抗現實酷暑的自由姿態。讓抗UV傘布為你抵擋炙陽，伴你流浪。

商品定價 | NTD \$690



臺文館藏品 | 三毛「第一匹白馬（車牌）」  
入藏登錄號 | NMTL20070360209

## 展售資訊

國立臺灣文學館1F藝文商店  
TEL | 06-221-7201 分機 2960

富雨洋傘各展售通路  
TEL | 04-769-0003 WEB | www.beo-chion.com

| 發行人寄語

# 閱：文學—— 臺灣文學館通訊 的承繼與迎新

| Publisher's Words

## Read · Literature: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Look into Future

這一本全新的《通訊》，是國立臺灣文學館年滿16歲、邁向新階段的自我期許。臺文館2003年以來在歷任館長的布局下，已建造了一脈多元的臺灣文學史軌跡，而今天改版的《閱：文學——臺灣文學館通訊》，正是亭亭的青春兒女即將跨出門外的換裝宣言，稍做梳妝打扮的新面貌，是爲了與文學外部世界更美好的溝通。

文學，不應只是寫作者與閱讀者的共鳴，更有許多中介者的共同參與。臺灣文學，也不應只是過去歷史與現存創作的集合，更有面向未來的無限可能。國立臺灣文學館，在研究、典藏、展覽、服務的博物館本務之外，也承接臺灣文學的拓邊政策，期許透過文學而開放臺灣——以文學挖掘臺灣的主體性、更以文學探索臺灣的可能性。

所以臺灣文學不僅是我們自身認同的事，也是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或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新思維格局的一份子。尤其在媒介科技倍速發達、翻譯網絡球莖連通、視覺產業多角轉譯的時代，臺灣文學的視野和技法，無疑都必須改換。國立臺灣文學館很努力在摸索文學的新步調，近年啟動史料科技、研究整合、策展跨界、轉譯改編、文學徵獎的各項實踐，都希望與各位關心臺灣文學的朋友交換訊息。《閱：文學》這個面貌，代表我們對文學的承繼之舊情、渴望之迎新。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蘇碩斌

封面圖片：〈尤里西斯筆記〉愛爾蘭文學館提供，©愛爾蘭國家圖書館

Cover Image: <Ulysses Notebooks> Image courtesy of Museum of Literature Ireland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 閱：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臺灣文學館通訊

# 文學

READ · LITERATURE

◎二零二零年三月 ◎第六十六期

## 發行人寄語

Publisher's Words

閱：文學——臺灣文學館通訊的承繼與迎新 | 蘇碩斌 | 01

## 文學工場

Literature Workshop

閱讀場域 Reading and Space

必須活下來的，不會是死掉的事物——訪浮光書店陳正菁 | 張黛瑄 | 06

作家與談 Talk to Writer

臺灣多族史觀的匯流——訪《傀儡花》陳耀昌 | 林芳儀 | 10

編輯現場 Editor On-site

別成爲犧牲品，出版業不需要你犧牲——訪逗點文創陳夏民 | 藍秋惠 | 18

## 文學大未來：世界文學館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想像文學未來的材料 | 許喻理 | 24

我們需要很多的歷史才能產生一點文學 | 黃心蓉 | 26

俄羅斯文學館：談文豪國度的呈現 | 蕭淑貞 | 30

愛爾蘭文學館：文學之城再進化 | 許喻理 | 32

美國作家博物館：新潮、充滿驚喜文學之地 | 齊義維 | 36

香港文學生活館：一場屬於香港文學的社會運動 | 柔嘉 | 40

奧地利文學館：文學與文化的圓舞曲 | 齊義維、翁浩原 | 44

## 關注：香港文學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文學連接我們：臺灣與香港 | 翁浩原 | 50

對話：「追憶我城——香港文學年華」策展歷程 | 吳心橋 | 51

畸形地方：話說香港文學 | 陳國球 | 54

兩地·結緣——臺港文學之交流 | 王鈺婷 | 58

講咩話？講廣東話！聲音中的文學香港 | 劉亦修 | 62

## 另一種文學

Alternative Literature

紙上博物館 Museum on Paper

馬路楊帶路：在臺南相遇佐藤春夫 | 林昀諭 | 68

文學筆記 On Notes

這次換我們來守望他的靈魂

「我所知林瑞明的二三事」座談會紀錄（上） | 紀錄 陳淑容 | 整理 趙慶華 | 72

拾藏物語 01 NMTL's Archive Select

《十項管見》：撐白話字的傘 | 黃震南 | 80

典藏再現 Collection

寫實主義，讓臺灣與世界交流 | 林佩蓉 | 84

文物捐贈芳名錄 | 85

## 編輯手記

Editor's Note

改版再出發 | 陳昱成 | 88

《閱：文學》  
臺灣文學館通訊 66

出版機構 |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地址 | 700041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電話 | 06-221-7201

傳真 | 06-221-8592

網址 | www.nmtl.gov.tw

發行人 | 蘇碩斌

總編輯 | 蕭淑貞

編輯委員 | 洪秀梅、王舒虹、林佩蓉、陳秋伶

責任編輯 | 陳昱成

承製單位 | 翁氏工作室有限公司

專案統籌 | 翁浩原

專案助理 | 許喻理

藝術指導與封面設計 | 毛灼然 @Milkxhkae

設計執行 | 海流設計 @Flowing Design

出版年月 | 2020年3月

創刊年月 | 2003年9月

刊期 | 季刊

定價 | 新台幣100元整

ISSN | 2707-9813

GPN | 2009205614

販售處 | 國立臺灣文學館藝文商店等

線上閱讀 | http://journal.nmtl.gov.tw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一) | 文學工場

---

# Literature Workshop

---

• 閱讀場域  
Reading and Space

• 作家與談  
Talk to Writer

• 編輯現場  
Editor On-site

(一)

# 必須活下來的，不會是死掉的事物

——訪浮光書店陳正菁

| 閱讀場域

## Talk to JC Chen, Founder of Illumination Books

| Reading and Space

「放在這裡的都是我很尊敬的作者，這是我覺得開一家書店可以做到的事情，他們很多都是已經死去的人，但他們就是很重要，必須可以持續去對話。」

Text by 張黛瑄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潘怡帆 (Crystal Pan Photography)

打開臺北城西散策地圖，如果要標上一個不可遺落的星號，大概就是浮光書店。坐落在赤峰街巷內老屋的2樓，推開鑲鐵花窗的門，沿著磨石階梯向上，就迎來咖啡的香氣和書本的光澤。如果在傍晚之後來，很可能看到書店創辦人兼店長陳正菁，就在其中一個座位閱讀、使用電腦，一頭長髮垂落側臉。談起閱讀、電影和書店經營，已屆中年的她，笑容和說話語氣仍有文藝少女的率性。

陳正菁本身是大學中文系出身，後來到美國攻讀影像藝術，做過出版、教學、自由接案……開書店是她朝向外邊世界的對話，同一時刻，她自己也正被書店改變著。「社會學、當代哲學、文化研究，是我自己這10年內比較常閱讀的書，傅柯啊、羅蘭巴特啊、鄂蘭，如果是攝影，我讀班雅明、蘇珊桑雅格。但我不能讓這家書店全是理論書，讀者會有壓力，但定位還是要明確地劃定出來。」她分享。

### 文學書的降落

如果來過剛開幕的浮光，可能會記得當初還不賣文學書，是間更硬派的社會人文學書店。陳正菁在開店的半年間觀察到，原來大部分普通讀者是要讀小說，像吳明益、李維菁，都成為現在店裡的暢銷作家。回顧書店的變化，她也感性談起文學於自己的意義。

「我覺得文學是人一輩子要閱讀的內容，像我去看了《她們》，很感動的時候就想到，如果我小時候沒有讀《小婦人》，那個衝擊可能就比較小。」陳正菁回想，「我閱讀的過程太漫長了，最後的那個階段是很社會學的，但是其實前面的養分都是文學，所以後來文學放進來成為一個主要區塊，我覺得很合理。」

店長第一線觀察，浮光的主要購買者是中年人，因此店裡部分書籍比較艱澀。年輕人雖愛逛浮光，但久久才買一本，偏好較輕薄、單價較低的書，如小說、漫畫、獨立雜誌。也因為開店，陳正菁才發現原來現在年輕人都讀詩！且都是些她過去不認識的詩人，如宋尚緯、潘柏霖、徐佩芬。「對我而言是學習，除了讀者還有店員，我們店員都很年輕，閱讀的面向跟我不同，新進的書籍，他們會提醒我說店長要不要訂那本？所以這中間一直在調整，找到一個跟讀者連結的方式。」



書店店主陳正菁。

## 從鬼屋到浮光

浮光的空間，幾乎和它的名字合而為一，木質與黑白為主調，日光從天窗進入屋內形成一種流動。陳正菁述說改建日式老屋的過程，像在述說一場探險，將她戲稱為「鬼屋」的廢棄房舍徹底翻修，工程期長達不可思議的10個月。「我不要一個非常復古的東西，我要的是當代、有現代感的東西。」招牌是自己網路下單、吧檯是拆除的房間板材釘成、家具物件是四處奔波的成果，一點一點拼湊起來。設計師的專業建議，加上陳正菁對細節的龜毛堅持，混搭反而成就獨有的風格。

書店有豐富的講座課程，對各式合作保持開放的陳正菁，唯獨不辦影像展。

「我不喜歡書店變成展覽空間，我對美術館有意見。」她帥氣地說，「美術館是一個很封閉的空間，我覺得現在所有藝術展出都應該從美術館移出來，進入街道、進入生活，我不喜歡『掛一排』的展出形式。」

唯一破例則是反送中影像展。去年8月，陳正菁二話不說答應香港朋友展出，引來在臺香港讀者的熱烈回應。言談間，可發覺陳正菁很重視浮光的在地角色，她關注周遭店家的動向，也刻意不和其他書店特色、活動重疊，使每間書店發揮更大的意義。浮光書店在香港議題上的發聲，在陳正菁看來是被浪潮推著走，畢竟書店做為知識傳遞跟對話的空間，必定會因應時勢，「書店基本上就是一個社會運動的平臺。」她清晰地說。「我接收到很多的回應，香港人的焦慮、他們對臺灣選情的關注，直到投票後一個禮拜都還有香港人來參觀，他們說香港第一線抗爭的人都非常感謝臺灣的支持。我們能做的只有這麼一點點，能不做嗎？」



## 吐槽出一本認真的雜誌

今年是浮光第二次申請到文化部的實體書店補助，比較特別的是，這次補助項目為出版與擴店。擴店還是未知數，出版則列為本年度的重點，浮光的季刊雜誌預計5月與讀者見面，陳正菁笑著請大家拭目以待。「雜誌是個有趣的平臺，不像書，議題可以一直更新，變化性比較大。會是一個比較綜合性，但以書店為基礎的雜誌，跟書和書店有關，但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範疇，拉到跟文化有關的東西。」

陳正菁也提及文化部補助書店的網路論戰，「有人不認同獨立書店拿補助還稱之為獨立書店，這件事情我有反駁過，我覺得這個定義是不妥當的。」這些書店同業在網路上互戰互酸的內容，她認為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議題，未來也會在雜誌上討論。

而浮光店長在臉書上的公開吐槽，早成為書店特色之一。「我覺得文化現象的批評和觀點的表達，本來就是獨立書店可以做的事啊，不乾要幹麼？」陳正菁拍手大笑，「我從小是內向的人，現在看不出來對不對？」她提到出國讀藝術給她的影響，包括老師對學生一視同仁稱為藝術家、自由的學習方式，同志大本營的大學城也開啟她性平的視野，這些文化衝擊遠大於單一的作品。

「之後就知道，必須活下來的是繼續要發生的東西，不會是一個死掉的東西。」她環顧店裡滿滿的書架，「放在這裡的都是我很尊敬的作者，這是我覺得開一家書店可以做到的事情，他們很多都是已經死去的人，但他們就是很重要，必須可以持續去對話。」

開店的兩年多之間，陳正菁自認個性變得強悍，在書店經營者的位置上，做該做的事情，說該說的話，成為現在我們眼中個人風格鮮明的浮光店長。「開店對我有很大的刺激和成長，人到中年還是要一直成長、一直打開，新書的出版和不熟悉的書進來，都是一個打開的過程。」重要的書不該輕易死去，中年人也不會輕易老去，是在這場以經典西洋搖滾為背景的訪談中，我們從她身上看見的。

1 | 黑色金屬、溫暖原木、古樸石材與植物交織出浮光書店的特殊風景。  
2 | 浮光書店低調優雅的入口，別跟隔壁店搞混啦。

(一)

# 臺灣多族史觀的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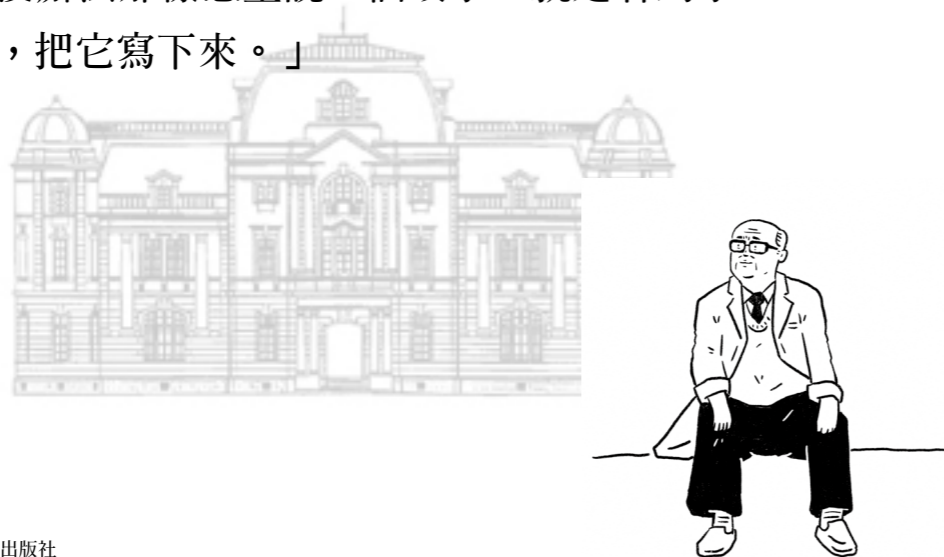
| 作家與談

— 訪《傀儡花》陳耀昌

## Yao-Chang Chen Interview: The Story I Saw

| Talk to Writer

「我沒辦法那樣憑空說一個故事，就是看到了什麼，把它寫下來。」



Text by 林芳儀 (特約撰述)  
Illustration by 宋政傑  
Images by 公共電視、陳耀昌、各出版社

臺灣眾族群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亦有各自特殊的文化。陳耀昌筆下的人物，帶著各自的血統及其所屬的地域，和其他族群產生互動。他採用多元視角，將原住民各族、洋人、日本人、清國人的心跡並陳，勾勒出一個時代多面、完整的樣貌。集大成的《傀儡花》為他贏得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

陳耀昌，作為一名醫師跨界到歷史小說家，考究程度絲毫不輸給歷史學者。2004年，他發現家族祖先當中有個荷蘭嬭，意外開啟了書寫歷史小說的新旅程。從追溯自身淵源，到關注臺灣族群處境，陳耀昌搜遍各種史料，並實地走訪。他說：「我們做醫生的講求證據，要知道事件的相對位置，確認從一地到另一地相差幾公尺，花多少時間抵達。」正是這般精神，讓他寫出史書般的小說。

很「土」的文字，很「真」的畫面

「我的文字很『土』，沒有多餘的美化，也不會寫純文學的那種意境。」陳耀昌笑著說。他的文字樸實，字裡行間都是真實的歷史細節。不同於文學家將歷史作為背景，拿想像力駕馭文字，陳耀昌說：「我沒辦法那樣憑空說一個故事，就是看到了什麼，把它寫下來。」他說話一如他的文字，簡單直接，又豐滿熱切。談及情節安排、史料化為文字的過程，陳耀昌表示腦海裡自然有些畫面，並無特別多想；而提及他所書寫的歷史事件時，則一一細數相關細節，分享蒐集各方史料之後，如何判別正確的資訊，發現疑點。

面對史料，陳耀昌的熱切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我的目的不是寫小說，而是寫歷史。用小說的方式呈現，會有更多人願意來了解這段歷史。」陳耀昌從未脫離史實而寫，對於史料中未提及，他所創造的角色和事件，他稱之為「串場」而非「虛構」，唯將資料裡簡單一句話的描述，加以擴充，揣想其中的曲折離奇。而這份揣想也有所依據，會以當時時空背景，該族群的文化民俗，編織出合理的情節，填補歷史文字之間的空白，重現過去的生活圖景。

陳耀昌的作品裡，還有詳盡豐富的場景描寫，除了參考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圖畫，他會在實地訪查時，觀察附近生長的花草，地形地貌，讓筆下的畫面趨近於真實，更有臨場感。他是如此著力於「還原」過去的樣貌，拿現在的資源去拼湊，連結臺灣古今，完整了臺灣各族群的記憶。

在蒐集史料方面，洋人、漢人的記述和官方文書較多，缺乏原住民觀點的資料。陳耀昌說，比如當時的航海日記非常詳細，包括船行駛到哪個方位、水深等資訊，都記載得非常詳細。較難蒐集的是原住民的部分，因為很少書面資料，再加上口傳內容也沒有關於戰爭的細節，所以做田野調查時，能夠實際得知的通常只有部落的文化風俗，包括部落內的階級關係，以及部落間的關係。因此，當陳耀昌在描寫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戰役時，雖然有很多戰爭相關文書可以參考，卻非原住民的角度，僅能仰賴漢人、洋人的記述，以及他們的軍情報告得知戰爭細節，諸如地點、人數……等資料，再以原住民文化來揣摩，描繪出他們眼中的各種戰役。

## 小說的視角，土地的主角

陳耀昌將臺灣這塊土地寫得鮮活靈動，很大一部分著重於原住民生活及其心緒。他說：「並不是我特別選擇用他們的視角，而是綜觀臺灣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原住民本來就是這片土地的主角。」陳耀昌拋開官方加諸的評判，以土地的原所有者展開故事，將荷蘭、日本以及清國都視為外來者。往日「開山撫番」是清國的說法，從「未管理」到「開始管理」，淡化了「侵略」的意涵。而陳耀昌視之為侵略的過程，原住民強制「被開山撫番」。此前他們並非不受管理，而是自成一套管理系統，陳耀昌以平等的視角看待各種文化及治理方式，書寫各族群間的合作、較勁、友好、敵意。臺灣史慣常倚重漢人觀點，除了平埔族外，更鮮少深入高山原住民區域的生活圖景。陳耀昌將原住民「一體」的形象拆解開來，細細描繪部落之間的管理及外交模式，突出各族群的特色。不過事實上，他特別補充說道：「其實我並未僅偏重原住民，也常有清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的視角，只是以前這些歷史事件被書寫時，幾無原住民觀點，因此當我補足這一塊，便顯得特別偏重於此了。」

《傀儡花》當中的主角蝶妹，是陳耀昌精心安排的「串場」，藉由她的足跡，串連起當時屏東、高雄、臺南一帶；又讓她承襲排灣族及客家人兩族的血脈，跟隨英國人習醫，說服美國人停止攻打排灣族，最後與平埔族人結婚，成為各族群匯流的端點。蝶妹這個角色的際遇，儼然是一連串臺灣族群發展史，她的存在象徵著臺灣的狀態。陳耀昌原先設想過蝶妹的三、四種結局，其中一種是讓她死去，然而由於這個角色帶有如此重大的隱喻，陳耀昌終於還是不忍，最後選擇了明朗的結局，象徵臺灣各族間共榮的希望。



陳耀昌。

## 從家族到國族，寫作的長河

2009年，陳耀昌著手書寫他的第一部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一出手便交出一部大長篇，讓人不禁感到驚奇。他說：「其實寫短篇歷史小說才困難，原先也沒有料想到這麼大的篇幅，只是在蒐集史料撰寫的過程中，持續挖掘出更多龐雜的細節，不知不覺便成了大長篇。」

比起《傀儡花》、《獅頭花》、《苦楝花》這個「花系列」，陳耀昌還是最喜歡《福爾摩沙三族記》。促使他書寫的動力，是追尋家族的源頭，以切身經驗親近臺灣史，《福爾摩沙三族記》連繫起陳耀昌對家族的情感，以及對土地的感情。由於家族裡有個荷蘭嬖，陳耀昌重頭檢視荷治及鄭氏時期的歷史，一直以來臺灣人遭荷人欺壓，由鄭成功解救的歷史深植人心，他想做個「平反」，採用不同的角度描繪，平衡荷人的形象。此外，陳耀昌說：「《福爾摩沙三族記》是臺灣變成現在這個社會的重要歷程，從三個族群的社會走向漢人社會，是臺灣族群變化的關鍵。」

追溯家族源頭，為祖先平反的初心，帶領陳耀昌步入臺灣族群書寫的領域，埋頭梳理各族群間的互動關係。接著，他的關懷重心逐漸轉移到臺灣原住民身上，欲補上原住民視角，建構出臺灣多元史觀。以眾多原住民視角交織而成的《傀儡花》，在《福爾摩沙三族記》尚未完成之時，便已然成形。陳耀昌剛開始寫《傀儡花》，並未明確規劃為一系列，中途設想過其他題材，甚至將撰了20萬字的稿子作廢，才陸續生成《獅頭花》和《苦楝花》。最後，他將這三部小說的基調訂為「開山撫番」，分別揭露出原住民「被開山撫番」的不同階段：《傀儡花》是前傳，寫羅妹號事件，國際強權開始覬覦原住民；《獅頭花》是本傳，寫獅頭社戰役，開山撫番打的第一場仗；《苦楝花》是後傳，寫清軍侵略原住民的各種行徑。

從家族到國族，陳耀昌的關懷視角逐步擴大，從醫學到歷史，再藉由歷史，探問現在與未來。他關注原住民轉型正義，提出訂立「臺灣感恩節」的想法，期望臺灣正視原住民的歷史傷痕，步入真正多元包容的社會。

## 陳耀昌作品年表



## 陳耀昌

臺灣知名醫師與作家。在醫學方面以血液疾病與骨髓細胞研究聞名，曾於 1983 年完成臺灣第一例的骨髓移植，行醫同時撰寫專欄，集結出版數本著作，包括《冷血刺客之台灣秘帖》與《島嶼 DNA》等，亦成立臺大法醫學研究所，催生「法醫師法」跨足政壇，曾合著《法醫師法：催生與創新》。在醫學上，陳耀昌開拓幹細胞研究；在文學上，他追溯島嶼民族的歷史，先後出版多部立基於臺灣史實的小說，其中《獅子花 1875》獲新臺灣和平基金會臺灣歷史小說獎佳作、《傀儡花》獲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改編電視劇將於公視播出。

## 躍然紙上，文字之外的風景

剛剛殺青的《傀儡花（暫定）》躍上銀幕，由曹瑞原執導，改編為電視劇，對陳耀昌以及整個臺灣而言，都具有重大意義。

事實上，陳耀昌的敘事方式，一直都有鮮活的畫面感，藉由實地考察和前人繪製的插圖，勾勒出一幕又一幕生活圖景。《傀儡花》當中的李仙得，是臺灣首次與他國訂立條約的關鍵人物，因其形象鮮明，有戰爭與愛情的元素，陳耀昌認為，翻拍成電影也甚為適合。此外，陳耀昌也透露，在書寫《福爾摩沙三族記》時，因跨越荷治到鄭氏家族統治時期，長達三十餘年，他有意識地用電視劇分集切割的方式，去鋪排每一個段落，足見陳耀昌編排故事的用心和謹慎。

而在《苦楝花》這一部，陳耀昌做了新嘗試，一改過往大長篇的寫法，分為三個短篇故事。其中〈奇密花〉、〈大庄阿桃〉兩則為短篇小說，〈苦楝花〉則以劇本方式呈現。陳耀昌認為，用劇本的形式呈現，更能還原撒奇萊雅族人的聲音，忠於他們當時的生活和心緒，還說：「原住民遭到清國侵略的情景，令我聯想到希臘悲劇。」因此，他也期待〈苦楝花〉有成為舞臺劇的一天，演出原住民的悲歌，唱出原住民的心聲。

臺灣外交源頭的追尋  
——《傀儡花》導讀

出版社：印刻文學 | 出版年份：2016 年

“Lady the Butterfly”  
The Quest of Diplomacy of Taiwan

蝶妹和文杰，一對半番半客的兄妹，從小生活在瑯嶠（今屏東枋寮以南）。父母過世之後，兄妹投奔社平埔大聚落社寮（今屏東射寮），受到頭人（頭目）棉仔的照顧，從此展開一連串不同的際遇。妹妹蝶妹成為洋人的翻譯，又學習西方醫術；哥哥文杰成為斯卡羅族大股頭的養子，學習部落管理。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讓禮（李仙得），為了處理 1867 年羅妹號事件所產生的糾紛，來到瑯嶠，接觸到清國人、英國人、土生仔（平埔族）、客家人、福佬人、傀儡山生番（排灣族）各族群，進行一番交流及角力。

本書的中心在美國人和臺灣原住民生番簽訂條約的過程，李讓禮和斯卡羅族大股頭（大頭目）卓杞篤（Tou-ke-tok），為各自所屬的族群爭取權利，過程中也牽扯到其他各族群的利益糾葛。為了不讓土地染上鮮血，為了母族的安居，蝶妹和文杰雙邊奔走，成為兩造締約的關鍵角色。

## 《傀儡花（暫定）》劇照大公開

由擅長改編文學作品的金鐘獎導演曹瑞原執導的《傀儡花（暫定）》改編自同名作品《傀儡花》已在今年初殺青，目前正在後製與尋求新劇名的階段，將在公共電視首映，也是公視首部歷史大劇。故事將會圍繞在蝶妹（溫貞菱）、李仙得（法比歐）以及蝶妹的弟弟阿杰（黃遠）等人身上。

### 劇情大綱

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恆春半島南端外海發生船難，船員登岸求生，因誤闖原住民領地遭滅首，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奉命前往調查。

隨著李仙得南下探查，半島跟著風起雲湧，部落、閩、客、平埔之間本即不甚穩定的平衡，更加岌岌可危。

而跟隨李仙得南下擔任翻譯的蝶妹與弟弟阿杰，也在事件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身世，逐漸找回對部落的認同。

最後，憑藉過人的智慧與勇氣，最終斯卡羅大股頭卓杞篤（Tou-ke-tok）與李仙得簽下了臺灣第一份國際性的和平親善盟約——「南岬之盟」，化解紛爭。



1 溫貞菱（右）在劇中飾演「蝶妹」，需要能講排灣語、英語、客家話、閩南話等，反映當時的族群往來。

2 法比歐在劇中飾演法裔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

3 & 4 小說《傀儡花》的歷史背景出自1867年發生在恆春半島的「羅妹號事件」，導演曹瑞原為忠實呈現，主場景全在屏東實地拍攝。

(一)

# 別成爲犧牲品，出版業不需要你犧牲

——訪逗點文創陳夏民

| 編輯現場

## Interview: Sharky Chen, Commoa Books Publisher

| Editor On-site

「人其實不知道自己什麼，唯一可以把握的是『不要什麼』。既然如此，就盡可能在生活中留下喜歡的，做到自己討厭爲止。」

Text by 藍秋惠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王志元  
Images by 陳夏民

2010年創立的「逗點文創結社」是間一人出版社，而完成一本書，卻需要多人共同努力，讓人好奇，一個人如何營運一間出版社。社長陳夏民其實很享受孤獨，習慣一個人做事，然而，「書」不單屬於作者或編輯，而是眾人的共同創作，身在出版產業，勢必得與人共事，他的戰友，通常是合作多次、彼此熟悉的外部夥伴。



- 1 | 陳夏民於東華大學楊牧書房工作。
- 2 | 逗點文創結社社長陳夏民。

對陳夏民來說，編輯必須先在腦海中勾勒書的模樣，跟作者、外編、設計師來回溝通，開會時更要控場，「不能讓任何一方沒有分寸！」編輯必須在會議做出結論，順利找到眾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出版計畫才有辦法繼續進行。

### 編輯與作者該如何對招？

逗點的選書反映陳夏民閱讀的雜食性，從小眾到極度大眾的議題都涉獵，有時與朋友聊天，就能迸出書籍企劃靈感；有些作家想做特別的書，也會指名合作，例如鯨向海的小開本詩集，便是詩人主動提案。

陳夏民分享，與作者溝通的訣竅之一，是讓他知道「出版社在做什麼？」編輯可以誠實說明現況，像是通路、媒體等外部變因，讓作者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編輯在跟作者討論時，最好能提出列表。」一本書會經歷哪些階段？後續的行銷手法？透過安排書籍的時程規劃、明列需要作者提供的素材，攤開一切資訊，拿出專業來討論。現在陳夏民會用逗點的網站，向作者介紹線上策展內容，直接展示其他書籍的實際曝光成果。讓作者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能使對方安心，減少彼此想像上的落差。畢竟，若在出版過程中累積太多不必要的情緒與衝突，這本書也很難真正成功。

陳夏民坦言：「有些人適合當朋友，不適合一起工作。」編輯經常得高密度地處理眾人的情緒，長久下來心會很疲倦；不少新鮮人懷抱著出版夢入行，卻因爲發現心儀作者的「真面目」而夢碎離開。他現在覺得，不必堅持幫喜歡的作家出書，只要遠遠看著對方，買書支持、推薦給朋友，這樣就足夠了。

## 讀者不看書？書籍行銷的難處與轉機

「讀者不一定討厭這本書，但他可能不知道這本書。」陳夏民笑著說，有些編輯明明自己愛追劇，卻怪讀者不看書，「別人也要追劇呀！」書賣不好，不該把錯全怪到讀者身上，畢竟時代已經不同，何必勉強每個人都要買書？資訊爆炸的時代，必須有不一樣的做法。

「出版業有時候很奇怪，明明是全國掌握最多內容的地方，卻非常保守。」他感嘆業內不願意創新，像出版社行銷，總是不斷「向外」提供內容，例如送公關書、發書摘，去成就別人的網路流量，媒體轉載書訊、網紅幫忙推書……然後呢？看似為每本書付出很多心力，但卻都只是一次性、零星的曝光，無法積累成果，之後不僅很難被讀者搜尋看見，更因為缺乏互動，手機螢幕滑過的下一秒，就被遺忘。

陳夏民提及，出版業喜歡要求編輯或行銷要做得很「特別」——但沒有錢，又該如何特別？這也顯露書籍行銷的無力，「行銷是最容易被檢討的」，因為活動人數、社群數據都是看得到的成果，然而「把內容向外丟」這樣反覆、零散的動作，只是一直在消耗業內的人，讓他們心累，最終轉身離開。

陳夏民認為根本之道，是要在讀者、書籍、內容之間建立「通道」。於是逗點去年請人幫忙建置專屬網站，他更認真地經營社群、不斷跟讀者對話；書籍內容所產生的流量，總算回歸出版社，逗點網站也成為虛實整合的平臺。

他不斷強調，出版社應該建立 SOP，傳承相關技能與知識，擁有一套能長期運作的系統，讓編輯、行銷等基層不再那麼累，能更有系統地培訓新人；工作數位化、雲端化，亦能加快作業流程的效率。可惜多數出版社被現實壓力逼迫，必須加快出書速度，而無法多花時間改善體質，這也造就產業不健康的惡性循環。



1 與韓國 6699Press 開會討論《在你背後》出版細節。

2 國際書展的展位施工時，親自監工也是必要的！



## 踏入出版界，別只想著要燃燒自己

陳夏民說，創業或工作，時常會有種燃燒自己的神聖犧牲感，疲憊時還會自我催眠：一切都是為了理想。出版人們不斷自我消耗，追求的東西卻往往沒有意義，這般辛苦，真的會多賣幾本書嗎？

創立出版社 10 年，陳夏民坦言，直到最近心態上才比較自在。去年是他人生最低潮的一年，花了很多時間「復健」，將工作習慣全部打掉、重新整理生活。

如今，他決定不要再逼死自己與其他人，為什麼要強迫設計師熬夜？丟掉執念，懂得留餘裕給別人，是放過自己，也放過別人，「不需要增加自己的心理負擔，太累了。」心態上的轉變，讓陳夏民重新看見周遭的善意，他現在甚至會開導作者：「這本書不是你，作品只是你的一部分。」同樣概念，他覺得編輯也要學會放過自己，要懂得慢慢把工作跟個人分開，這是工作，人都會犯錯，盡可能不要貳過就好了。

「人其實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唯一可以把握的是『不要什麼』。」他說，既然如此，「就盡可能在生活中留下喜歡的，做到自己討厭為止。」最後對出版新鮮人想說的話，陳夏民幾乎秒答：「不要隨便叫人老師。」作者、編輯是平等的合作關係，不需要處於下位，而是雙方用「專業」來對話——謹記作者也是人，守住與人相處的分際，並不斷累積自己的養分。

陳夏民補充：「別帶著粉絲心情做事。」有些人會覺得被刁難、遭遇磨難是戲劇效果，還會自帶背景音樂，其實就只是遇到爛人而已。「必須理解這是工作，要讓自己做得舒服。」出版業有無數人正在燃燒自己，業外還有很多燒不完的肝等著進來，他語重心長：「沒有必要讓自己成為犧牲品，這個行業不需要你犧牲。」

## 逗點必讀！陳夏民真心推薦

### 《惡意的郵差》

王志元 著

青年詩人醞釀 10 年的誠意、熟成之作。直探世界惡意的核心，打死不退只為這一路值得捍衛的。



### 《在你背後》

野原 KURO 著

陳雨汝 譯

完全以男性視角繪製的純愛男孩戀曲。一本讓成年人讀完懷念那年夏天，讓中學生讀完想要鼓起勇氣告白的書。



### 《南方從來不下雪》

陳育萱 著

林榮三文學獎暨時報文學獎得主——陳育萱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建構六種殘酷現場，述說一段仍持續碎裂、壞毀的理想。



---

(二)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

# 想像文學 未來的材料

(二)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Literature

閱讀早已不限於白紙黑字，故事的載體可以跨越媒材，文學更可以透過空間、聲音傳遞。

Text by 許喻理 (特約撰述)

臺灣有知名的「國立臺灣文學館」，而在世界各地，也有許多以「文學」之名成立的博物館，呈現的不只是書本中的世界，而是一個區域無形而最為珍貴的資產。在專題裡，我們網羅 4 個充滿代表性與獨特性的文學博物館或是機構，從這些館舍的經營理念、策展方式，以及收藏，探索不同國族對於文學的詮釋。

在美國，我們走訪位於芝加哥的「美國作家博物館」(American Writers Museum)，隱身市中心摩登辦公大樓中的博物館，以「跳脫文學的菁英價值觀」為策展精神，設計一系列數位多媒體閱讀體驗、互動裝置來鼓勵讀者與文學互動，更以成為「具有開拓性的數位文學博物館」為目標，打造年輕、趣味、平易近人的文學展演空間。

來到愛爾蘭的作家之城都柏林，可以找到 2019 年甫開幕，集本格與創新於一身的重量級文學館「愛爾蘭文學館」(Museum of Literature Ireland)。館本身就是值得朝聖的古蹟，館內不只有文學館定番的館藏——經典文學的初版著作，以及作家手稿等；更有運用新興科技打造的「沉浸式體驗裝置」。噢，是的，都柏林早就有知名的「作家博物館」(Dublin Writers Museum)，但那又如何，作家之城永遠都可以為文學想出新點子。

歐洲大陸的「奧地利文學館(Literaturmuseum)」則是隸屬於「奧地利國家圖書館」(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的一員，展示關於奧地利的文學，希望觀眾可以除了可以用閱讀，也能用聽的、看的，來被文學驚艷。

回到亞洲，我們找到絕無僅有的「香港文學生活館」，生活館已創館 5 年許，然至今仍在爭取建立實體的香港文學館。以文學「取之生活，還之生活」為理念，以一檔又一檔的期間限定文學活動，在都市叢林間不定期出沒，將沒有場地的缺憾轉為獨特的「拆件式」策展模式，帶來耳目一新的文學體驗，並分別發行月刊《無形》與網媒《虛詞》，持續用各種形式吶喊屬於香港的文學主張。

除了走遍世界文學館，也邀得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蕭淑貞分享拜訪俄羅斯國家文學史博物館的經驗，以及借鏡的反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副教授黃心蓉，為我們剖析文學博物館的諸多形式、文學館存在的意義等。期許這趟紙上旅行，能作為文學愛好者和推廣者，想像文學未來的材料。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 我們需要很多的 歷史才能產生 一點的文學

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History  
to Produce a  
Little Literature (二)

召喚你心中文字靈的舉動，才是文學博物館在延續  
文學火種時最重要的儀式。

Text by 黃心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副教授)

Images: 國立臺灣文學館、Andreas Lamecker、Svklimkin

參觀博物館已經是現代人生活和旅遊不可或缺的地方，不過對於博物館的定義，隨著時代的遞移，定義也會因應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觀點有所調整，但中心的本質依然環繞在，大眾、保存、研究、詮釋人類和環境有形和無形資產。在開始介紹以文學收藏和展示的機構前，將由博物館學專家，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系副教授黃心蓉，來介紹在文學範疇裡的博物館，或是類似機構，是如何運營和推廣的。

最經典的文學巨作也只是一本不按字母順序編排的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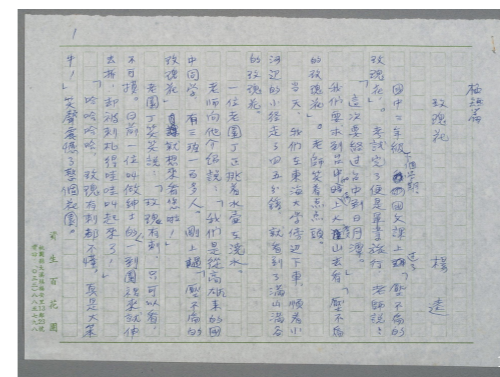
——尚·考克多 (1889 ~ 1963)

文學泛指書寫的作品，尤其是具有長遠藝術價值的書寫作品，也有些定義把文學擴展到口語作品。寫作者用你我都熟悉的字彙，拆解排列出千千萬萬可以是寫實，也可以是虛幻的小說、詩詞、散文、劇本等。大抵我們對故事總有一種騷動探知的好奇，只要不停地有人創作，就不停地會有人閱讀。當印刷術出現，文本大量複製、傳誦變得容易，文學與生活的緊密嵌合已然產生。

文學是對生活的先導預測。——王爾德 (1854 ~ 1900)

國際博物館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的文學與作曲家博物館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Literary and Composers' Museums) 把文學博物館分成幾個類型。

1. 文學家博物館：通常是由文學家故居改建而成，如莫斯科的托爾斯泰博物館 (Leo Tolstoy Museum)、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文學雖然取材於人生，但文學有時卻先於人生，所以文學中不朽的角色也可能從書頁跨入塵世，成為展覽焦點，如倫敦貝克街 221b 號在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筆下是福爾摩斯的寓所，貝克街真的有 221 號後，福爾摩斯博物館就理所當然地進駐其中。又如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 (Orhan Purnak) 的純真博物館 (Museum of Innocence) 一書出版於 2008 年，2012 年，實體的純真博物館在伊斯坦堡開放，讀者憑書得以免費入場。因為文字，虛擬與真實間的遊走從此輕巧自然。



1 楊遠的〈玫瑰花〉手稿是臺灣文學館所藏 15,000 多份手稿之一。(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文學館)  
2 藏品保存維護是文學館重要的幕後工作。(圖片提供：國立臺灣文學館)

2. 一般文學博物館：多半關注某個地區、語言或體裁的文學發展，如臺南的臺灣文學館關心臺灣文學的開展，比利時安特衛普的文學之屋（Letterenhuis）展現以法蘭德斯語（Flemish）寫就的文學；東京俳句博物館致力宣揚的則是每首 3 句共 17 音的日本獨有文學形式。

3. 文學地景型博物館：是比較接近生態博物館概念的博物館，比如說碧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在英國湖區完成了數本彼得兔（Peter Rabbit）的童書，碧翠絲·波特博物館的管理單位除了她的居所外，也受託一併管理周遭的土地、農場及小屋，徜徉其中，猶如走入 20 世紀初波特小姐所見所繪的鄉野家常和湖光水色。

我將自己攤成稿紙，讓歲月前來點苔。——簡媜（1961～）

像其它博物館一樣，文學博物館的主要職責也在典藏、保存、研究和展示。因為彼此都懷抱推廣文學的熱忱，許多文學博物館且和作家協會或圖書館關係密切，但圖書館旨在收藏印製完稿的成品，文學博物館則更強調文學生成勃興的階段。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曾說：「我們需要很多的歷史才能產生一點的文學」（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history to produce a little literature）。既然醞釀的過程如此之長，日常所遇所記所用的圖書、信函、照片、錄像、日記、文物都有可能船過留痕，即使不是直接的靈感素材，也協助了作者內心稜線的成形。另外，修改塗抹保留不同思緒斷面的手稿更是文學博物館優先爭取的典藏標的。由於收藏範圍廣泛、藏品內容多元，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做法是對作家整批捐贈的物件設有獨立文庫，共有巴金文庫、冰心文庫等百餘座文庫，是世界最大的文學館。

典藏中大量的文獻資料使得文學博物館在保存維護工作上多以紙質為重。工業革命後機械所造的紙張普遍含酸性物質，泛黃、髒污、破損是最常遇見的狀況，只有穩定合宜的庫房條件才能減緩其劣化。不過文學博物館保存維護的對象不僅限於紙質物件，如英國莎士比亞出生地基金會（Shakespeare's Birthplace Trust）還是英國登記有案最早成立的歷史建築保存社團。19 世紀時有美國馬戲團主出價願將莎士比亞出生地買下，一磚一瓦運回美國重組，經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人奔走募款，英國



終得保住文豪所居的 16 世紀木屋。現在修復後的出生地及莎士比亞家族先後住過的數棟房舍都已成為基金會經營的博物館。

有了好的藏品，博物館還要有好的研究，才能厚積學術的能量。如北京的紅樓文化藝術博物館，依書建園，由園建館，完整再現了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場景，不過如果沒有紅學研究為底蘊，華麗的亭臺樓閣也不免空洞。臺灣文學館建館時間雖短，但在研究上則著力甚深，從《全臺詩》的編纂到《原住民族民間敘事及祭典儀式》書目資料庫的建立等，為臺灣文學的歷史建立飽滿脈絡，也為有志進一步研究的同好提供了入門的路徑。

典藏、保存、研究等幕後工作，經過轉化最終會成為觀眾眼前的展示。如果圖書館是相對隨興的空間，可以讓讀者從墨香紙潤的書庫庫藏中任意挑選所愛，博物館無異是精準編輯的場域，展示必須經過策展人審慎的主題設定及物件選擇，方得呈現。文學博物館雖有大批平面的文件、手札、善本書，但為了避免視覺單調、發揮語言特性，常會利用朗讀或訪談聲檔豐富感官饗宴，三維的展品或書房屋舍一隅也有能將觀者平行抽離到靜定時空的魅力，加深體驗層次。如美國作家博物館曾在介紹詩人默溫（W.S. Merwin）有關棕櫚的作品時，委請藝術家於展廳中打造有棕櫚植栽的裝置藝術；又如好拳擊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當年在自家院中即設有拳擊練習場，記得《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書中拳擊場景的讀者到此故居博物館應有人去茶未涼之感。

但對多數文學館而言，參觀也仍不是業務上的句號。事實上，參觀的定位應是鼓勵更多閱讀、更多創作的起點。如華盛頓科幻小說博物館出版號稱「外帶展品」的女性科幻小說家作品合集，大眾可以在亞馬遜等通路購得；都柏林的愛爾蘭文學博物館不但在花園中擺有閱讀長椅，室內也提供紙筆邀請你寫下你的故事開場白；臺灣文學館則有矢志提高臺灣文學能見度的臺灣文學金典獎徵文獎項等。或許這些召喚你心中文字靈的舉動，才是文學博物館在延續文學火種時最重要的儀式。

我看書，這使我多活幾度生命。——三毛（1943～1991）

到文學館來看書看展看人吧，這是一種獨特觀看方法的練習，時日久了，你也可以更慢速但更深切的看見人間，看見想像，看見自己。

1 純真博物館是先有書稿、再有實體的博物館。（Photography by Svklimkin, CC BY 4.0）

2 許多文學家博物館原是作家寓所。圖為海明威在美國佛羅里達的故居（Photography by Andreas Lamecker, CC BY 3.0）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 俄羅斯文學館： 談文豪國度 的呈現

(二)

## Literature Museum in Russia: Presenting the Nation of Great Writers

Text by 蕭淑貞 (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

Image by 蕭淑貞



俄羅斯國家文學史博物館立面

世界上擁有國家級文學博物館的國家很少，多半是作家故居型的文學館，或是由國家圖書館負責收錄典藏該國作家的手稿與文物，而俄羅斯國家文學史博物館，不僅是俄國國家級最大的文學博物館，更是身兼博物館和作家文學館的管理與營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學博物館之一。

俄羅斯這個橫跨歐亞的北方國度，對大部分人而言，是屬於歐洲的，也總是充滿著 KGB 的神秘且冷酷感覺，但不可否認地，許多國人多曾透過從日文、英文等轉譯的文學作品，以及以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認識在那冰雪大地的人們生活景況；而俄羅斯的人民對其文學家及作品，也是相當珍惜，因此很早就作家的故居成立博物館，也就是俄國國家文學館後來能成形的基礎。

我是在 2005 年，參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文化部），為辦理「俄羅斯文學展」準備的考察團，親自拜訪前身為「國家文學博物館」的俄羅斯國家文學史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amed after V.I. Dahl）。創始於 1937 年國家文學博物館，2017 年正式改名為現名，反映著機構博物館學概念創造者 V. D. Bonch-Bruевич 的意圖，他認為一個大型文化機構存在的基石須能結合 5 種文化機構型態的功能：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出版機構。因此目前該博物館旨在記錄、保存和展示俄國文學從有文字紀錄到今天的整個歷史，並受該國文化部委託協調國內相關博物館的研究和展覽工作，同時為他們提供諮詢和方法論的幫助。

作為旗艦機構，博物館收藏範疇廣大，擁有超過 50 萬件以上的物件，包含文件、手稿、繪畫、照片和底片、影音資料等，其中圖書館擁有 17.5 萬以上的圖書。除了主館外，還有 9 個重要的作家主題館（分館），人員編制更有 450 人之多，才能營運這一個大型的傘型組織。主館的常設展有 5 個展廳，呈現俄國從古典文學到現在文學的歷史；展品計 700 件以上，均為真品，包括：作家的手稿、錄音檔、18 至 19 世紀作家的出版品，以及古書、聖像畫、修道院及教堂的版畫及作家其肖像畫等。

9 個作家主題館，皆由文豪曾經居住過的宅邸改建而成的，真實地呈現作家當時的家居生活樣貌，像是俄國短篇小說巨匠契訶夫的故居博物館，則是他 1886 年至 1890 年所居住的宅邸，同時也是他的醫務所。現場的擺設根據親人們的繪圖及記述所完成，他許多知名的作品，皆在這裡完成。這個作家自稱「抽屜之屋」的房子裡，有許多文藝人士來訪，可以看見許多合照、肖像畫，還有出版品和劇院宣傳的物品，可讓參觀者想像 19 世紀貴族宅邸的生活方式，並透過作家日常的文學生活，展現 19 世紀中期俄國文學的歷史脈絡。

國內文學型態館舍的發展也是從作家故居轉型而開始的，即 1983 年成立的鍾理和紀念館，之後經過文學界人士向政府積極的反應，國家級的臺灣文學館於焉誕生。作為國內文學型態館舍的中央單位，雖無法像俄羅斯一樣，將國內各作家館舍納為分館，但基本上精神一致；本館採透過文學館家族形式，與 28 個公私部門文學館舍結合在一起，在文物的保存維護與修護、資料庫的建置、館舍的經營策略、策展及巡展等提供協助，增進各館間的合作，形成共榮圈，朝營運共好的方向努力。

# 愛爾蘭文學館： 文學之城再探索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 Rediscovering the City of Literature

(二)

愛爾蘭是距離我們遙遠的神祕的國度，託連鎖薯條店之福，大家對愛爾蘭最深的印象大概就是那句幽默的「在愛爾蘭有兩件事不能開玩笑：婚姻和馬鈴薯」。事實上愛爾蘭這個只種得出馬鈴薯的島國，還有另一件事不能開玩笑，就是令人驚嘆的文學成就。

Text by 許喻理 (特約撰述)  
Image courtesy of Museum of Literature Ireland

### 作家之城的新地標

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 (Dublin) 有「作家之城」美名。誕生過四位諾貝爾文學獎：1923 年獲獎的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1925 年獲獎的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1969 年獲獎的貝克特 (Samuel Beckett)，以及 1995 年的希尼 (Seamus Heaney)。除此之外家喻戶曉的大師王爾德 (Oscar Wilde)，以及創作《格列佛遊記》的強納森·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也是愛爾蘭人。這樣豐富的文化瑰寶，擁有一間文學相關博物館是不夠的，有個 2 間、3 間……也十分合理。

愛爾蘭文學博物館 (Museum of Literature Ireland, 簡稱 MoLI) 開幕於 2019 年 9 月，是位於愛爾蘭首都心臟地帶的新地標文化機構。MoLI 坐落在都柏林代表性的公園聖史蒂芬綠地 (St Stephen's Green) 南側，一棟歷史悠久的建築之中。這座嶄新博物館成立的故事，必須追溯到 2010 年，從愛爾蘭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簡稱 NLI) 與都柏林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簡稱 UCD) 的宏願開始說起。即使在都柏林已經有了「愛爾蘭作家博物館」這樣代表性的文學地標，這兩個愛爾蘭歷史悠久的學術與研究單位，針對 NLI 中豐富的喬伊斯 (James Joyce) 藏品，以及 UCD 最重要的歷史建築紐曼館 (Newman House) 進行一番討論，希望促成一個更完整、更全面性的愛爾蘭文學展演空間。



- 1 愛爾蘭文學博物館外觀。
- 2 博物館花園一景。
- 3 博物館的附設咖啡廳，可以坐在室外享受陽光。

這樣龐大的計畫必須感謝愛爾蘭知名富商——Glen Dimplex 創辦人 Martin Naughton 夫妻的慷慨解囊，終於付諸實現。2012 年，工作小組正式成立，邀請了建築師 Scott Tallon Walker 和全球規模最大的策展公司 Ralph Appelbaum Associates (RAA) 合作，開始了一連串文學博物館的工程。這個工程，必須將興建於 1740 年的紐曼故居打造成 10,000 呎大的展覽空間，同時也建立將 UCD 校園中其他歷史遺跡串連的通道。愛爾蘭國家旅遊發展局 (Fáilte Ireland) 也傾囊相助推了工程一把，博物館在 2017 年 10 月正式動工，並於 2019 年 9 月 21 日開幕。

### 永遠改變文學史的一本書

「MoLI 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博物館——一座為當地人和遊客提供創新與創意的空間，也是都柏林市中心的綠洲。」MoLI 的總監賽門·歐康納 (Simon O'Connor) 賦予這座年輕博物館的宏願。歐康納早在 2017 年便被任命為紐曼館尤里西斯中心 (Ulysses Centre) 的總監——是的，MoLI 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就是世界上第一本愛爾蘭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於 1922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尤里西斯》(Ulysses)。《尤里西斯》被認為是現代主義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使用意識流手法寫作，描述一名都柏林小市民布盧姆 (Bloom) 在 6 月 16 日的一天。其高明之處在於章節和內容和荷馬史詩《奧德賽》(Odysseus) 平行對應，在當時可說是神作，書迷甚至將 6 月 16 日定為「布盧姆日」。「能親眼見到一本永遠改變文學史的著作，而且還是初版，是讓人非常感動、起雞皮疙瘩的。」歐康納說。



- 1 館內天花板展示喬伊斯手稿，走廊走到底則是鎮館之寶《尤里西斯》初版。
- 2 館內關於王爾德的介紹。
- 3 《尤里西斯》作者喬伊斯的生活照。

愛爾蘭文學博物館是 UCD 與 NLI 之間歷史性的合作計畫，即使是博物館、文化遺跡林立的愛爾蘭，也是少見的大規模協作性公眾參與項目，可說是開創了先河。這史無前例的合作，是歌頌愛爾蘭從過去到現在享譽國際的文學與文化遺產的慶典，即使是建築紐曼館本身，便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學場域，除了以 UCD 第一任校長，身兼神學家與教育家的 Dr. John Henry Newman 為名；英國詩人傑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擔任古典文學教授時，就住在這裡；喬伊斯也曾在這裡學習，並於 1902 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其他曾在 UCD 紐曼故居學習的著名愛爾蘭作家包括弗朗·歐布萊恩 (Flann O'Brien)、凱特·歐布萊恩 (Kate O'Brien) 和梅夫·本奇 (Maeve Binchy)。

如果造訪 MoLI，會建議什麼樣的行程安排呢？歐康納總監曾在一次專訪中提及：「絕對不能錯過的展品，當然就是初版《尤里西斯》與喬伊斯的手稿珍藏。接著我建議直接進入『Riverrun of Language』(語言之河)，這是一個沈浸式的數位體驗裝置。進入後，愛爾蘭從古老傳說到近代文學的聲音會從四面八方圍繞著參觀者，是用聲音感受文學的設計。接著，可以參觀我們的『文學城市』展覽，然後拾級而上欣賞 MoLI 的放映會，例如與愛爾蘭電影製作人艾倫·吉爾森南 (Alan Gilson) 合作，以《尤里西斯》為靈感的電影。」

愛爾蘭文學館除了展演悠久的文學歷史，也肩負著激發下一代的創作、閱讀和寫作樂趣的使命。文學初始或許是文字構成，但眾多的多媒體展覽、手工藝品、演講、表演、數位裝置等，對文學的轉譯做了更多元的嘗試與示範，這使得愛爾蘭文學博物館對本地和國際文學界的重大貢獻。就算覺得文學冷硬艱澀而毫無意願購票的人，光是踏進那間位於城市最美麗、最寧靜的花園之中的庭院咖啡廳，也會折服於文學之都的綠意與暖陽之下。

# 美國作家博物館： 新潮、充滿驚喜 的文學夢之地

## Wonderland of Digital Reading

(二)

-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一座又一座的胸像，一櫃又一櫃的手稿。  
聽到「美國作家博物館」，你的腦海裡第  
一個浮出的畫面是否也是如此古色古香的  
展覽廳？

Text by 齊義維 (特約撰述)  
Image courtesy of American Writers Museum

假如有機會實地造訪美國作家博物館 (American Writers Museum)，你可能會對這個名詞大為改觀。這座在 2017 年新開幕的博物館，用它煥然一新的呈現形式與展覽規劃，重寫了大眾對於「文學博物館」的定義與想像。與傳統典雅充滿歷史遺跡感的博物館不同，位於芝加哥一棟類商辦大廈二樓的美國作家博物館，是一間主打以數位科技為媒材，融合日常生活文字與經典文學，給予「作家」一詞新詮釋的概念型文化博物館。

### 跳脫菁英價值觀，觸發文學的互動

他們在官網主旨裡開宗明義的寫著：「我們希望能邀請大眾為美國的作家們喝采，並探索他們對我們的歷史文化、身分認同以及日常生活的影響。」這並不是一個專門替特定幾位高知名度作家設計的紀念式博物館，觀眾在這裡看不到故居、手稿、首刷書、作家文具諸如此類的實物展示，相反的，博物館匯集美國歷史一路發展至今日，世代創作者們累積下來的大量語彙結晶，經由多媒體再造的互動式展覽，期待來訪的觀眾能在文學的觸發下，主動開啟自己的創作，提高對日常文字的敏感與銳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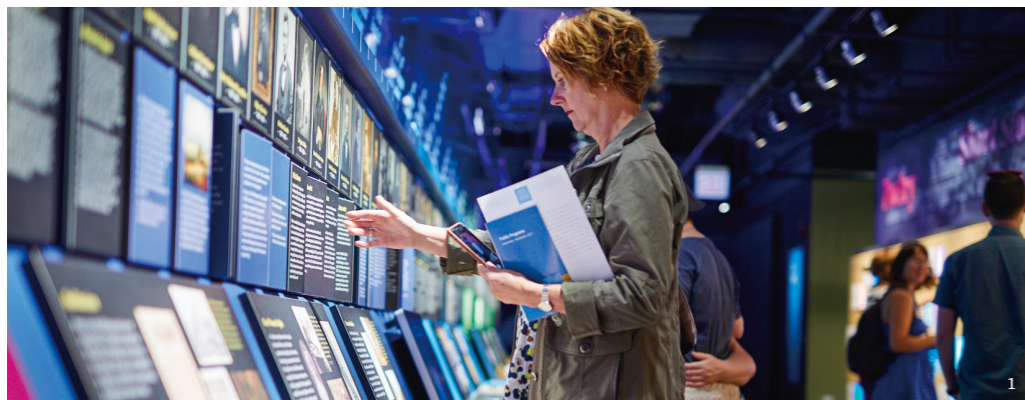
- 1 美國作家博物館，座落於芝加哥鬧區中的辦公大樓內。
- 2 入口開宗明義告訴大家這裡是個好玩又很酷的地方，可不是嚴肅又正經的傳統博物館。
- 3 「作家之心」展示體驗區。

在博物館核心的常設主展區「作家的國度」(A Nation of Writers)裡，安排了前導說明的情境影片，短片內容由博物館委員會精選從1490年至今的100位美國代表性作家，以原始歷史音檔與頭像疊合交會，搭配上打字機、筆刷、鍵盤急速來回書寫的音效，譜出一篇屬於文字的樂章。他們黑白或彩色的肖像照，在黑暗的美國地圖輪廓中點起一盞一盞的閃爍著的光，螢幕簡單的打上兩句話，傳達博物館最主要的理念「美好的文字來自全美各地，有一種獨特的聲音叫『美國之聲』。」(Great writing comes from all across America. There is a unique American Voice.)不分性別、種族與地域，美國作家博物館解析滋養今日美國文化茁壯的肥美沃土，在選材上跳脫「菁英教育」的價值觀，以一種日常與生活的節奏，回看美國文學發展的進程。

依此理念，常設展區的100位作家裡，除了一般民眾耳熟能詳的經典美國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馬克·吐溫(Mark Twain)、瑪格麗特·米契爾(Margaret Mitchell)等文學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外，1960年代電視美食烹飪家茱莉亞柴爾德(Julia Child)、1990年代傳奇饒舌歌手吐派克(2Pac, Tupac Amaru Shakur)等流行文化名人，也都被收納在其中。

### 緊跟科技步伐，創造文學的驚喜

主展區裡最受到兒童歡迎的「驚喜書櫃」(Surprise Bookshelf)，是一個巨幅的長型牆面，牆上鑲嵌有一百個白色的小抽屜，上面有紙卡寫著作家的名字、名言、年代以及文學分類，當小抽屜被拉開時，有可能出現一段音樂，一幅相片，也有可能是一些氣味(據傳茱莉亞柴爾德的抽屜打開時，會冒出陣陣餅乾香氣，雖然寫信詢問館方如何做到的，但在截稿日前館方依舊不肯透露秘密)。而展區裡的「語詞瀑布」展間(Word Waterfall)則是利用巨型投影幕與光線變化，打造科技虛幻感的空間，觀眾在其中或坐或遊走，觀賞螢幕隨機投射出來的文句，在文字環繞的房間裡，與自己的心靈對話。



1



3

來參觀博物館想帶點紀念品回家嗎？這裡提供一款免費而獨有的禮物：自己的創作。在互動區「作家之心」(A Mind of a writer)裡，博物館邀請觀眾一起接龍寫故事、創造新的英文詞彙，或是為自己的文字作品起草開頭。館方也與奈高尼基金會合作(The Negaunee Foundation)，成立兒童文化藝廊與活動區，培育下一代的接棒創作者。

在未來的知識保存上，數位化是必然的趨勢，身為具有開拓性的數位文學博物館，在規劃展覽時，遇上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公關部的麥嘉漢(McGahan)女士為本刊取得了主席凱莉·克萊斯頓(Carey Cranston)與營運長克里斯多福·布洛(Christopher Burrow)的回應，兩人似乎都非常慎重以待，克萊斯頓主席表示，「的確很難讓人們理解，在數位環境裡策展、添加內容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它既需要有策展的頭腦，還需要處理複雜的技術問題。」營運長則表示，「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需要不斷讓軟體與硬體跟得上更新的步伐，才能確保一切正常運行」。

面對這樣以多媒體與數位展品為號召的文學博物館，網路上的評價卻呈現兩極，有人覺得極富創意與啟發性，也有人覺得大失所望，失去文學博物館的古味精髓。創辦人之一的海默(Jay Hammer)在媒體訪問中說：「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更要注意到『美國』實際上是個在文章與演說中不斷被討論的『概念』，並且最終是在書寫中確立了她的位置與價值。」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文化的概念也不斷的被翻新與討論，或許帶著這樣的念頭，會在美國作家博物館裡體會到時代更迭下，文學之於人的那種亦輕鬆亦隆重的特殊存在。

- 1 常設展作品：「美國之聲」。
- 2 「驚喜書櫃」展區，帶給參觀者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
- 3 閱讀的樂趣從小體會，奈加尼基金會合作設立兒童文學區。

# 香港文學生活館： 一場屬於香港 文學的社會運動

(二)

## Doorway to Hong Kong Literature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 「文學館」該是一個怎樣的的存在？

Text by 柔嘉 (特約撰述)

Image courtesy of 香港文學生活館

作家董啟章於〈文學是要「館」的——創設香港文學館的想像〉一文中如是說：「一所真正有意義的文學館，是現在式的，甚至是未來式的。它通過文學，建構今天的意識，和明天的願景。文學館要實現的，就是把文學從抽象、個別、零散、靜態和隱蔽的狀態中提拔出來，還原、彰顯和發揚它本身就具備的歷史性和公共性。」

「香港需要文學館」——自 2009 年香港書展提出的倡議口號，10 年過去，香至今仍未有一座文學館。但這場寧靜的奮鬥還未走完。2014 年，我們有了一所以文學為中心，坐落香港島富德樓，且不斷向外結連不同藝術領域的「香港文學生活館」。

### 文學在生活，生活在文學

文學在生活，生活在文學，因此我們有了香港文學生活館。召集人兼總策展人作家鄧小樺撰寫〈香港文學生活館：民間自立的理想〉闡述創館建理念時，曾轉述詩人陳滅（生活館董事之一）：「香港文學生活館所作的推廣，不是要把文學變成其他東西去吸引人，而是要把人們帶到文學之中，讓他們也變成文學人，甚至發現自己本來就是文學人。」

以推廣和連結為核心的生活館，有別於博物館主力收集文物、研究、編修，而是讓文學「取之生活，還之生活」，務求讓人發現文學並非束於高閣，而是處處俯拾。生活館自創館起便積極推動大型本地文學節慶「香港文學季」，先後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會贊助籌辦，連場主題講座、跨足視藝的展覽、發掘年輕創作者的徵文比賽與面向大眾的文學教育工作坊等。同時，也常常與不同文藝單位合作舉辦詩音樂會、創意工作坊、主題展覽等，如參與西九文化區「自由約」、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節」、地方策展和香港鐵路站內藝術品展示創作等等，都能看見生活館的身影。

- 1 教育推廣計畫「過去識」於 2019 策展知「自宅字築：文學 × 視藝展覽」。
- 2 展覽場內展出了以不同媒介創作的展品。
- 3 展場內一幅長度 10 米的牆壁，上面載有各種關於香港住屋的數據，反映出香港的居住情況。



文學對生活館而言，不僅是個人的閱讀及創作，更是連結其他藝術範疇、社會大眾的一個橋樑。除了策畫活動展覽，生活館亦於 2018 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創辦紙本月刊《無形》及網路媒體《虛詞》，就社會各項議題、城中熱話、生活見聞等等廣邀專題文章、人物訪問和灼見評論，不僅時有刊載名家之作，也為文藝創作提供發表平臺，青年作家如李顯謙、沐羽、洪吳賢、梁莉姿、陳康濤、陳諾諺、勞緯洛、曾淦賢、黃怡、黃潤宇等配合各式專題企劃，一展其才。年前，生活館更嘗試接連學術界與文化評論界別，出版季刊《方圓》，力圖開拓民間與學院的對話，兼容跨學科、跨地域的思維。擴闊對「文學」的想像邊界，旨在喚召更多「文學人」覺察自己一直活在「文學」。

### 結縷文學果實，栽植未來種子

生活館不只橫向跨越領域，亦著重保留地域人文記憶與散播未來的文學種子。奠基首 3 屆「香港文學季」（書在人、文學好自然、虛構的幸福）的成功，文學始於公共領域顯示其多元風貌，只是生活館沒有止步於「展示」，即便沒有實體的館址空間，也要換著法子收集結藏香港創作者們的成果，亦奮力向外撒播文學種子，同時照顧著不同需求的參與者。

香港文學生活館承載一地之文學，匯集許多作家作品所組成，與當地一同發展歷練，綜合而來便是儲藏香港的故事。社區書寫計劃「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運行 3 年結集成書，由木馬出版，收集跨世代作家書寫他們眼中的香港故事；江記《〈離騷幻覺〉原畫及設定資料集二〇一九》兼具香港地景特色與科幻的動漫手稿，拆解珍貴本土電動畫電影；黃仁達經典復刻《放風》，勾勒底層人物日常景致；韓麗珠文類新試，首本散文結集《回家》記錄獨居於島的生活。文學展現就是生活體驗，生活館出版書寫讓吉光片羽在公共空間互相連結，構築更全面、更廣闊的圖景敘事，彙編地區文化之史。

歸結前人果子，栽種在地未來。沒有實體的文學「館」，便以外展計劃補足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得到賽馬會的支持，生活館自 2018 年起一連 3 年推出以貼合生活為題——飲食（五味雜陳）、居住（字立門戶）、行旅（文學行旅）的大型教育推廣計

劃「過去識」，在香港文學季的民間教育基礎上，引入適合學童的創意寫作坊課程、作家講座，讓年輕作家帶著文學和創作經驗走進中學校園。在常規語文課程之外，與學生尋找教育創作和閱讀的其他可能，寓教於樂，滋養下代。

### 寧靜的奮鬥仍在持續

香港文學生活館創館 5 年許，倡議建立具規模的實體香港文學館仍在持續。誠如董啟章在電臺節目《香港家書》曾言，「如果我們有一間文學館，它將會是你走進香港文學的一個門口」。以博物館的規模檢視，文學館或需有固定且常設的館藏展覽、收整資料文物、進行研究、出版、翻譯，乃至舉辦各式推動閱讀和寫作的活動。

在缺乏政府或機構支持與認可下，現時受制於場地與資源的生活館尚無法「固定且常設」。文學館的社會功能均以「拆件式」的形式，化為生活館在不同資助計劃下的期間限定活動，機動地回應社會中「文學人」的需求。延續這場香港文學的倡議社會運動，生活館為想要認識香港文學、或認識「香港」這片土地的人，設立一道「門常開」的大門。一如生活館的標記，由設計師劉小康設計，4 筆「一」字組成的原稿紙，宛若四個循環流動的箭頭並留有空隙，喻意文學人自四面八方前來聚會，走進香港，走進文學。



- 1 以「安」字為題，董橋 × 劉學成的展品，文本節選董橋的〈曼陀羅室〉，劉學成創作了〈室——歲月清芬〉與文本對話。
- 2 以「寂」為題，韓麗珠 × 洗朗兒的展品，文本為韓麗珠〈雙寂〉節選，洗朗兒以油畫〈近鄰之間〉回應。
- 3 《無形》第 4 期「劉以鬯的陌生人」。

| 文學大未來：  
世界文學館

| Bigger Picture:  
World Museum of  
Literature

# 奧地利文學館： 文學與文化的 圓舞曲

## A Waltz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二)

Text by 齊義維、翁浩原 (特約撰述)

Image Courtesy of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講起奧地利文學，許多人的反應，應該是會眉頭深鎖，想不起來有哪些作家。現代的奧地利，其實是哈布斯堡王朝最核心的部分，現在的首都維也納，更是昔日神聖羅馬帝國和奧匈帝國的首都，擁有複雜多元的歷史背景，也是德語文化圈重要的文化大國。奧地利文學館 (Literaturmuseum)，是「奧地利國家圖書館」(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其中一部分，結合豐富的歐陸文化資產，展現文學與文化的交融。



1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代表性的「普隆克廳」。

2 奧地利文學館外觀。



### 歐洲文化面向的奧地利文學

奧地利作為現代國家的歷史並不長，但悠久的帝國的成立與衰敗，都在歷史的中心維也納留下深刻的印記。奧地利對於文化的發展，無論是音樂、歌劇、劇場、文學創作，都是彼此交流。雖然講起奧地利，大多數人會想貝多芬和莫札特等音樂家，不過也是有相當多有名的作家，與奧地利有深厚關係，像是大家熟知的撰寫《變形記》、《審判》的法蘭茲·卡夫卡 (Franz Kafka)、有奧地利莎士比亞之稱《小人物狂想曲》劇作家約翰·奈斯洛伊 (Johann Nestroy)、《綺夢春色》的亞瑟·史尼茲勒 (Arthur Schnitzler)，近代一點則有英格博格·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二戰最重要的德語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 (Thomas Bernhard) 等，這些作家的書信、手稿、小說等，都能在奧地利文學館找到，因為這裡典藏了自 18 世紀到今日的奧地利文學相關收藏。文學館的定位，更是展現奧地利之於歐洲的面向，以及結合音樂和藝術的美學探討。

成立於 2015 年的奧地利文學館，座落在古色古香的歷史古蹟建築裡。文學館的前身是當時帝國的檔案室，在影響現代歐洲的「1847 年革命」時，搬至現址。當年的檔案總監，同時也是奧地利知名劇作家 Franz Grillparzer，他也是貝多芬葬禮禱詞的作者。現在的文學館，曾是他的居所，因此現在的擺設，也盡可能的還原當時的情景，讓人感受過去的時代感。

## 多層次的文學展演

目前永久館藏外有兩個樓層，年度的展覽和特展則是3樓。在永久館藏的部分，奧地利文學館展示的方式，並不侷限在手稿或是書籍上，而是整合其他的藝術形式，尤其是圖像如攝影、繪畫、平面設計等，讓觀眾更容易進入作者創作的年代，進而發展更多興趣，在呈現的手法上，也是讓視覺成為探索的敲門磚，減低一般觀眾對於文學展覽先入為主的想像。特別的是，奧地利文學館除了展示偉大的作家外，也有一個特別的展區，呈現當時因為納粹被大屠殺，或是有幸生還的奧地利作家，像是作家 Hannah Arendt 逃到美國發回歐洲的電報，寫著「我們安全了」；或是那些被送進集中營作家，留下的時刻表，讓人感受當時絕望的氛圍。

奧地利文學館也致力於突破展品與觀者的界線，提供不同的互動機制，像是文學館獨有的「博物館平板電腦 (museum tablet)」，除了基本的物件簡介和說明外，更可以享受「90分鐘遊文學館」的安排，透過策展人、專家、作者等講解，讓觀眾可以在短時間內，好好的了解奧地利的文學，不過現在只有德文版，希望以後英文版也能額外讓國際讀者使用。博物館的平板電腦，還可以提供展品額外的資訊，如相關的影像、作品，甚至是影像，或是當年作者的談話、朗讀；在平板電腦裡，導入編輯思維，也有許多不同主題的導覽，讓觀眾不同時間來，能有不同感受；另外，還有一個「寫作工作坊」(Writing Workshop)的部分，讓觀眾可以將作家未完成的作品，接力寫作或是塗鴉等，用不同於觀與看的角度來參與展覽。

在特展的部分，奧地利文學館也不僅僅受限於傳統文學館以「作家」或是「文學」的詮釋上，而是透過更生活化的部分，讓更廣泛的觀眾可以參與，進而了解文學。如



2016年的首個特展《筆、書、電腦——10個今日寫作物品》，就是透過作家對於今日寫作的模樣，像是如何透過錄音筆記來做小說的規劃、攝影來幫助場景的建立等；《維也納：文學裡頭的模樣》展覽，則是聚焦在1945年，戰後以維也納作為背景的小說上，在展覽裡頭，透過各式各樣的摘錄搭配影像，用文學的觀點來看這座城市的流變；《寫作的高潮》則是透過手稿，筆記，來探索作家在創作中的情緒起伏等；最新展覽《烏托邦與啟示錄——在文學中發明未來》，則是探討作家如何透過創作來勾勒未來的想像，有許多從圖書館珍貴珍本以、檔案，以及物等。

### 歷史為經，文化為緯的豐沛收藏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是一個由現代圖書館與6個文學歷史相關的博物館共同組成的「博物館群」，共有4個館區，是一館管理多館的型態，各個館舍雖主題不同，但分享共同的文化與歷史資產，奧地利文學館即是其中一館，也是最新成立的。有名的主體「普隆克廳」(Prunksaal)與大眾圖書館位於霍夫堡(Hofburg)建築群內，承接了巴布斯堡王朝的國家圖書館，擁有超過20多萬冊的古籍；地球儀博物館(Globe Museum)與世界語博物館(Esperanto Museum)設置在莫拉爾-克拉里宮(Palais Mollard)裡；歷史愛好者的聖地——莎草紙博物館(Papyrus Museum)與歷史博物館(House of Austrian History)位於新堡(Neue Burg)。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保存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文獻文物，在1992年開始推動「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在已認定的400多項文物當中，就有8件收藏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內，包含莎草紙博物館最重要的收藏——西元前1500年至西元1500年的18萬件「雷納大公莎草紙書」(Papyri Archduke Rainer)、6世紀的《藥物論》維也納手抄本(Vienna Dioscurides)，以及20世紀哲學巨匠維根斯坦的手稿與學生紀錄的口述哲學筆記(Philosophical Nachlass of Ludwig Wittgenstein)等珍稀文獻。若您也喜歡在閱讀時欣賞古典樂，這裡也保存了維也納代表性音樂家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等古典樂名人的樂譜原始手稿、筆記與書信等珍貴文物，得以滿足文學與音樂愛好者一窺大師生活與創作的痕跡。

- 1 奧地利文學博物館一隅，奧地利知名劇作家 Franz Grillparzer 生前的書房。
- 2 & 3 豐富設計和多元展品的呈現是奧地利文學館的特色。
- 4 展覽「烏托邦與啟示錄——在文學中發明未來」展品：Geschäfte mit Venus。

---

(三) | 關注：香港文學

---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

# 文學連接我們： 臺灣與香港

(三)

| 關注：香港文學

|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Via Literature  
We Connect: Taiwan  
and Hong Kong

Text by 翁浩原 (特約撰述)

1.5 小時的航程，這是臺灣和香港的距離。我們使用同一種書寫文字，但操著不同的口說語言。對於香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認識。有人從飲食，像鴛鴦奶茶和公仔麵，也有人從周星馳、王家衛的電影，更有人從港星張國榮、梅艷芳等音樂作品，來認識香港，當然不可不提到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的帶來港式報導文化，影響著臺灣的媒體樣貌。

這些種種，都代表著香港流行和大眾文化在臺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生活的一部分。不過，若談起文學，香港的作家、香港的詩人、香港的文藝創作人，能夠輕易的列舉嗎？文學跟其他創作一樣，連結起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還有生活。目前正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展出的「追憶我城——香港文學年華」展，將香港開埠以來的文學作品一次羅列，為臺灣的觀眾，做系統性的展出。

因此在這次的專題，我們將從展覽作為延伸的起點，透過擁有香港和臺灣生活經驗的策展人、學者、作家等，來提供大家對於香港文學的瞭解和探索。特別的是，這次談論的方式，並不是單向的討論與分享，而是希望增進臺港兩地的交流。

往返臺港兩地的作家和翻譯者，目前以香港為根據地的吳心橋，對話策展人王嘉玲，談談這次展覽的緣起以及呈現，為讀者來場紙上展覽；香港文學學術研究的先行者，目前新竹任教於清華大學中文系、主編《香港文學大系》的前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國球，則是從兩個可思考的詞語作為切入點，話說香港文學。

清華大學臺文所的王鈺婷，則是透過臺港之間平行又交錯的文學發展與交流，進行相互參考，提供廣大華語語系文化場域的對話；最後一篇則是透過與吳心橋合著《港式臺派》，現正就讀臺灣大學音樂系博士班的香港籍的劉亦修，以更平易近人的香港電影切入，談及香港文學中的聲音。

看完專題後，不仿回顧「文學大未來：世界文學館」裡頭的《香港文學生活館：一場屬於香港文學的社會運動》，更多方面了解，用這些文章勾勒出香港文學的樣子。

| 關注：香港文學

|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 對話： 追憶我城—— 香港文學年華 策展歷程

(三)

Conversation  
on Curatorial  
Proces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我們認為，書寫自己的文學，才能書寫自己的故事，那樣才能講自己的話。」

Text by 吳心橋 (特約撰述)  
Image courtesy of 國立臺灣文學館

「追憶我城——香港文學年華 (Memories of Our City – Hong Kong Literature From Yesterday into Tomorrow)」特展，由臺文館及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策畫，展出香港自開埠以來一些珍貴的文學藏書、手稿、剪報，當中亦包含文學改編的流行影視作品，在此邀請《港式臺派》共同作者吳心橋對話策展人王嘉玲，為讀者帶來一場紙上展覽。

吳心橋：爲什麼會想到以飲食場景爲一場文學展作引介？

王嘉玲：臺灣人知道香港人也用華語，但除此以外，對香港生活的認識好像都比較模糊，再加上臺南近年開了不少香港餐飲店，想到香港的庶民生活很多都在茶餐廳發生，便覺得這是讓臺灣人走進香港人生活的切入點。

所以在「茶餐廳」的場景裡，特別設計「文學菜單」把香港的招牌美食跟文學掛勾。例如大家熟悉的絲襪奶茶，就以游靜的詩句來介紹：「思念是／一杯濃濃的奶茶／欠糖／一隻貓衝過來要喝／燙了爪／遠遠地看我／貓無法辨識／充滿危險品如奶茶的／世界／我無法辨識」。因爲這首詩對絲襪奶茶那樣生活化的描寫，可讓臺灣觀眾了解香港文學的特殊性，並且更輕易地走進香港文學的世界。

吳心橋：那展覽是怎麼樣的呈現呢？如何切入呢？

王嘉玲：展覽共有 5 區，以香港的歷史和文化作爲切入點，爬梳香港開埠初期至今的文學史。每區開頭都有歷史年表，把重要的社會事件跟文學發展並列在一起。我們用社會史的脈絡，讓觀眾認識香港文學在某些時刻的特色。一些重要的社會時刻，像是發生在 1925、26 年歷時 16 個月的省港大罷工，都影響到香港的文學。

每區介紹的文學作品都具時代代表性。像第三區「消閒潮流，見情俠」提到香港 5、60 年代的作品，可能特別會令觀眾大開眼界。裡面介紹的「三及第文體」和「三毫子小說」，可能都是臺灣人首次聽到的名詞。尤其是「三及第文體」，即參雜了白話、文言和粵語的寫作，跟香港粵語發展有很大關係，更令人反思臺灣文學的發展。現在，香港人聚在一起還是講廣東話。反過來看臺灣，政府要花蠻大的氣力去保存臺語。由於臺灣經歷過禁臺語的時期，所以臺語在臺灣文學的發展模式，跟粵語在香港文學的發展不盡相同。

吳心橋：對比純文學，臺灣似乎更容易接觸武俠小說，以及影視作品，在展覽中也有介紹嗎？

王嘉玲：在第三區亦介紹到武俠小說。因爲香港的武俠小說對臺灣影響甚深，可是大家不知道爲什麼它們會在香港那麼大量地出現，就從這裡切入。除了武俠故事外，香港有不少電視劇和電影也改編自文學。有鑑於此，展覽特別設有放映區，選播 9 部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包括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劉以鬯的〈對倒〉等。

吳心橋

中英語譯者與撰稿人，《港式臺派》共同作者。往來臺港生活 4 年多，最愛吃虱目魚、湯通粉，沒有臺式鮮奶茶的時候就先喝著港式奶茶。畢業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文學碩士。

吳心橋：除了文學材料的展示，在展場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王嘉玲：這次展覽特別找了許多香港作家因應他們身處的時代寫下的文句，並一一展示。像在第一區「顛沛流離，現韶光」，觀眾便能透過張愛玲在〈燼餘錄〉的引句，感受 1950 年代香港街道的氛圍，因爲香港作家留下的文句都很能代表他們身處的那個時候。觀眾看展時可能不會記得所有作家，但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帶些句子回家。

吳心橋：在展覽的最後一區「臺灣香港，島連島」，這個部分的安排，背後有什麼樣的巧思呢？

王嘉玲：特別提到雙方對本土文學的追溯，是因爲清華大學中文系的陳國球老師曾提及，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早期大多都由中國的學者去寫。但隨著香港 1997 年回歸，之後港人才開始反思自身的身分及其詮釋權，才漸漸而有全是香港學者執筆的《香港文學大系》這一套書寫成。

臺灣文學館成立的歷史背景也是相似的。我們認爲，書寫自己的文學，才能書寫自己的故事，那樣才能講自己的話。展覽最後更有電子連儂牆，展示當時反送中運動時一些臺灣作家爲聲援香港現況寫下的字句與看法，觀眾亦可參與留言。這些一字一句，香港的朋友都可在展覽網站看到，尤其能呼應臺港島連島的概念。

吳心橋：對比香港和臺灣，香港直到近年因眾本土作家與學者的努力才有了，「香港文學生活館」的私營組織，不知你對於香港的文學發展有怎樣的期盼？

王嘉玲：希望這次的展覽未來也有機會在香港展出，同時也希望香港也可以像臺灣那樣，找到自己文學的主體性。



展覽：「追憶我城——香港文學年華」特展

時間：2020 年 1 月 17 日至 5 月 24 日 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 展覽室 D

| 關注：香港文學

|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 畸形地方： 話說香港文學

(三)

Distortion  
Place:  
Words on  
Hong Kong  
Literature

Text by 陳國球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Image courtesy of 侯俊明工作室

「香港文學」的故事難說嗎？事實上已說的故事還真不少。有的傳錄舛訛，有的作意好奇；各取所需，各暢其論。這裏不打算再編造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以兩個可供思考的詞語作切入點，略以史事詮釋，從不同的管道展示理解「香港文學」的可能。

## 畸形

香港的漢文書寫活動，如果以現代的印刷方式流通作為依據，其實頗為先進；例如 1853 年 8 月創刊的《遐邇貫珍》，是華文期刊草創期中最早用鉛字排版的出產品之一，由香港英華書院出版。創刊號〈題詞〉說：「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又說：「一氣聯中外，同文觀治平」，已經顯露其中西碰撞的意義。刊物內容除了宣傳基督教義，又有介紹近世政制、科技、地理、環境衛生等；近於文學範圍的，有如《伊索寓言》、彌爾頓 (John Milton) 詩等的摘譯；更有遊記散文如〈琉球雜記述略〉、〈瀛海筆記〉、〈日本日記〉等。

這部分或可視為香港文學萌發的雛型。及至 1919 年北京發生「五四運動」，而香港英華書院同年出版期刊《英華青年》，其〈發刊詞〉說明宗旨是：「溯自歐風美雨，飄灑東亞，新舊思潮，澎湃盪漾，思互相融合，以成一種文明偉大之學問。」其取向就與中國內地新思潮以革命方式推翻傳統文化不同。怪不得 1927 年魯迅來香港演講，會有不快的感覺，認為封建文化與殖民統治，沆瀣一氣。他大概不知道他心中的在地守舊文人，持論並沒有想像中的偏狹，反而讚揚他來訪「無異航行之星火」，「有益於後學」；唯盼「新舊之學，必有同時發揚光厲者」(觀微〈學者演講〉，《華僑日報》，1927 年)。這與稍前羅禮銘的長文〈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1924 年)，主張「不新不舊，不欹不偏」，屬於同一思路。

香港的「不純」，讓中國內地許多以「進步」為尚的知識份子看不順眼。比如 30 年代南來的左翼文人石辟瀾，其對香港的觀感是：「外面披一件摩登漂亮的大衣，而內面卻是一套長衫馬褂」，香港學生沒有投入時代革命，「看的是張恨水《啼笑因緣》、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欣賞電影《白金龍》」。在他眼中，香港就是「一個畸形發展的商業社會」。(〈從談風月說到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1933 年) 茅盾在 1938 年初到香港，也認為「香港，是一個畸形兒——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的精神生活」。(〈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 馬耳當時也說：「提到文化，這兒卻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住的『華民』讀不通英文，但似乎也讀不通中文。」(〈香港的文藝界〉，1940 年)

1997 年香港由英國移交中國之際，藝術家何慶基為香港蜚民祖先——鮫人盧亭——招魂。這種活在南海邊緣的水陸兩棲怪物，正是「畸形」香港的原型。今天看來，香港文化的生命力，源於它的「畸形」；它不守於一，總是「不純」、「不馴」。或者，「香港文學」是鮫人一顆一顆的珠淚。

於是我們見到：在香港唸皇仁書院時已經高唱無政府主義的袁振英，受胡適邀請在 1918 年的《新青年》寫〈易卜生傳〉，得陳獨秀賞識，參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

同樣曾受港英殖民地教育薰陶的鷗外鷗，可以在1936年寫出〈軍港星加坡的牆〉、〈古巴的裸體〉、〈第三帝國國防的牛油〉這麼凌厲又開闊的詩歌。

還有以小說《地的門》（1961年）、詩歌〈旗向〉（1963年）對殖民文化統治提出抗議，以《慾季》（1984年）、《旺角記憶條》（2015年）挑戰生死愛怨的崑南——一位創作超過一甲子的孤寂少年、浪蕩壯年、暴風熟年。

又有穿越雅俗，令當代文學史由不知所措到倒屣相迎的金庸，筆下不乏文化政治隱喻的人物形象，例如迷惘於民族「大義」的喬峰（《天龍八部》，1964-1967年）、在夾縫中活出古惑的韋小寶（《鹿鼎記》，1969-1972年）。

惹人注目的更有陳冠中的「半唐番」雜種風格，既能編摩登雜誌《號外》（1976年-），又可以寫《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1982年）；再打造《盛世：中國二〇一三年》（2009年）、《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2015年）。

這些「畸人」、「畸寫」，不正正說明莊周所云：「畸於人而侔於天」嗎？

## 地方感

2019年6月，香港噴發出一段刺鼻而催淚的歷史，別有一番濃烈的「地方感」。這感覺將會以哪種文字去承載，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理解香港文學的重要途徑。

現在被視為「香港」的地理空間，本無定名。日居月諸，活在這島與半島之的——不管是蜑族、客家、福佬、粵人，予土地河川以喜怒哀樂、恩怨愛恨，香港就成了大家的「地方」。把感覺書之於文字，就是「香港文學」。當年謝晨光臨摹十里洋場，寫成《加藤洋食店》（1927年），H埠灣仔的生命就同時開展了。這生命沿著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年）、黃谷柳的《蝦球傳》（1947年）、董啟章的《地圖集》（1997年），到馬家輝的《龍頭鳳尾》（2016年），愈加煥發。好比維多利亞城的東岸，經李育中在1934年的生態書寫（〈維多利亞市北角〉），馬朗1957年的如夢寫照（〈北角之夜〉），也斯1974年的冷眼觀物（〈北角汽車渡海碼頭〉），陳滅2004年的超越虛無（〈北角之夜〉），北角就成了情之所鍾的「地方」。

香港的地方感，又寄寓於看似平凡實卻詭譎的名號：「我城」。「我城」之面世，正如西西的小說《我城》，先是一天一天的連載（1975年），然後有先後版本流變（1979、1989、1996、1999年），漸次具體成形，為人所知、為己所感。過去華民教育主力營建「家」與「國」交付給「我」的倫理。由「我」而「家」，其關聯確是可知可感。然而「國」之魂魄，尚在虛無飄渺中，在實際生活中更不可憑靠；島與半島上的居民，原來是「只有城籍的人」。這驚人的發現，據說始於上世紀70年代；其進一步的體認，卻又在「我」與「家」與「城」之外的「（英）國」與「（中）國」忙於爭拗的80年代。只具備「城籍」的居民，意識到這是一座「浮城」。

關乎這座「浮城」的畸事奇聞，縱橫開闢；於是，西西依《聊齋誌異》的體裁，借鏡於馬格列特的超現實幻影，寫出本土正史《浮城誌異》（1986年）。為「我城」誌異，當然不是求巧尚趣，而是非常嚴肅正經的名山事業。這好比一向越界穿梭的也斯（《越界書簡》，1996年），也曾以一系列的《聊齋》詩來書寫「我城」（1999年），在尋幽於歐洲修道院時又以《詩經練習》（2006-2012年）把「我城」與異域及傳統作並時連接（〈與傳統共商量〉，2002年）。西西與也斯兩位香港文學巨匠，視通萬里而思接千載；而繫心牽腸所在，還是這個「地方」。

「我城」的地方感因歷史轉折而生，亦隨著歷史波動而異化、幻化。寫過《傷城記》（1998年）的潘國靈，在〈城市小說——不安的書寫〉（2006年）一文，羅列了亦舒同名小說《傷城記》，以及毛孟靜《危城記》、黃碧雲《失城》、心猿《狂城亂馬》、東瑞《迷城》、王貽興《無城有愛》、馬家輝《悲哀城》等等。當然，「城籍」的稽覈，更有董啟章的《V城系列四部曲》（1997-2000年）；其生發的意味，又見諸陳智德之由《解體我城》（2009年）到《根著我城》（2019年）。這些可依時間序列而逐一剖析的「諸城紀」，銘刻了種種寓言、重言、卮言，以至誓言、戲言、妄言；蘊蓄著無法計量的「地方感」。

今朝，「我城」的地方感，如浪奔浪流，都到眼前來。土地上的徬徨、焦慮、憂傷、抑鬱、悲憤、怒火，傾瀉無餘。天雨粟，鬼夜哭，月明滄海；唯有文字可以承載這份濃情。未來的香港文學，將是見證。

陳國球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文論研究中心主任。前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文學研究中心總監。著編有《香港的抒情史》，《香港文學大系》（十二卷，總主編），《抒情的現代性》（合編），《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文學香港與李碧華》（編）等。



《盧亨》最初版本是侯俊明香港回歸之際的創作，透過民間的人魚傳說，對應港人對97回歸的不安和畏懼，而多年以後《盧亨》（2014復刻版）雕版則是為雨傘運動所做，血紅色的雕版，狀態也是若有似無映照今日香港。

# 兩地·結緣 臺港文學 之交流

| 關注：香港文學  
|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三)

## Two Entities: The Literature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Text by 王鈺婷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Image courtesy of 國立臺灣文學館、各出版社

島與半島，從文化地理空間來看，香港雖與臺灣十分鄰近，但是臺灣對於這「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的香江身世，也存在許多需要跨越的距離才能更深入理解。

香港身世和臺灣身世一樣具有複雜的文化脈絡，兩者皆是重層歷史中的殖民之地，烙印著因移居流動、政治變化所衍生的身分糾結，夾雜在西化、中華文化影響與在地性文化生成的認同形構中，折射出混雜性的文化屬性，其中也有各自生成的文學發展譜系。

島與半島的文學因緣，是從香港延伸到臺灣，亦是從臺灣串連到香港的連結路徑。在照見香港與回返臺灣之間，一則是結緣兩地，在找尋往昔、重劃疆界與打開通道之際，探求臺港兩地形成共構關係的諸多可能；一則是參照互見，在抵抗遺忘、重拾記憶、連綴歷史之際，對照出臺港兩地文化生態的參照。

### 彼此相望和關注

兩地結緣的故事從 1967 年的夏天說起，來自香港的鄭樹森以僑生的身分負笈臺灣，開始他的留學生涯，這是他離港的起點，也同時開啟他的文學志業，從此他的文學因緣徘徊於島與半島之間，至今 50 多年。鄭樹森曾說：「我去臺灣不單是為了讀書，也不只是文化認同，更是為了去臺灣可以親炙許多作家，可以參加很廣闊的文藝天地，當時有這樣的憧憬……」<sup>1</sup> 懷抱著對於文藝廣闊天地之憧憬的鄭樹森，其後參與臺灣與香港重要文化刊物，包括《大學雜誌》、《文學季刊》、《現代文學》、《聯合文學》與《八方》等，間接牽引出兩岸三地之思想交流，創造了思想交流的深度，在臺港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

除了鄭樹森，包括稍早於 1955 年赴臺求學的葉維廉，與臺灣現代主義詩風的文友交流，並促進臺灣創世紀詩社與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之間的往來，也延續了《文藝新潮》以來的臺港交流風氣<sup>2</sup>。島與半島的文學因緣，二十歲青年對於文學的真摯信仰、內在情感與外在地緣的統合，成為臺港文學交會的關係節點，具有臺港文學交會里程碑的意涵，他們是王敬義、戴天，也是劉紹銘、溫健騮、董橋……等人。

在臺灣眺望香港，可以瞥見什麼樣的文學風景？凝視香港此一文學與文化空間，對於臺灣有何衝擊與影響呢？臺灣文學界對於香港文學的關注，第一階段為 1980 年代由於香港 97 回歸而引發臺灣文學界對於香港研究的關注，其中 1985 年時任《文訊》總編輯的李瑞騰，規劃香港文學特輯，是從臺灣視角對於香港文學資料的總體呈現，直至 1990 年代《聯合文學》與《幼獅文藝》也陸續規劃香港文學專號，這也呈現出陳國球所慧眼觀察出的「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交織出文學香港與文學臺灣之間深刻的關係脈絡<sup>3</sup>。

第二階段為 2010 年前後至今臺灣學界陸續開展臺港文學交流的研究，包括：須文蔚、單德興、蘇偉貞、黃美娥、陳建忠、游勝冠、應鳳凰、黃宗潔、王梅香、簡義明、陳國偉等學者，以及年輕一代的陳筱筠、林肇豐、顏訥、黃冠翔、翁智琦等研究者投

入其中，這其中開展出臺灣學界觀看香港的多元面向，包括：現代主義與意識流等文藝思潮的跨區域傳播現象、冷戰時期文學翻譯與文化脈絡之研究、香港南來文人之現象、香港文化與中華文化之交織研究、美援文藝體制與文學作品生產、偵探推理的跨國議題、保釣與臺港跨區域文化形構、港臺環境意識的對話……等議題。

### 從臺灣到香港 郭良蕙與聶華苓

以下我想從我研究個案中兩位臺灣女作家的香港因緣，來探討香港作為一文藝思潮流轉場域，如何開啟臺灣女性文學的傳播移植的契機。被譽為臺灣最美麗的女作家郭良蕙（1926-2013），1962年因為《心鎖》一書而蒙受文壇同路人加添諸多罪名，摩登女郎郭良蕙成為眾矢之的，這也曝露出臺灣島內國家機器對於文化生產的控制。香港右傾文化機構所支持的《亞洲畫報》分別於1963年122、124期，由港臺文化人共同撰文以保障藝術家之創作自由，這是《心鎖》事件瀰漫層雲密霧之際，獲致曲解的郭良蕙所得到少數的聲援，也可以瞥見香港的特殊性—當時兩岸三地中相對自由的「公共空間」<sup>4</sup>。後《心鎖》事件時期，郭良蕙延續之前在香港發表積累的知名度，持續在港推出小說創作，並於1966年由蕉風出版社安排訪問馬來西亞逾半月，1967年在港推出同名小說改編的粵語電影《遙遠的路》，其中香港成為臺灣女作家連結南洋與廣大東亞的重要文學平臺，也提供「異議女聲」<sup>5</sup> 郭良蕙展現其能動性的越界空間。

另一「異議女聲」則是號稱擁有三輩子的聶華苓，一生流離的她，其代表作《桑青與桃紅》也見證其與香港的因緣。《桑青與桃紅》一作於1971年在《聯合報·副刊》連載時因為政治敏感而被迫腰斬，直至解嚴後才能臺灣出版，同一時期《桑青與桃紅》在香港明報月刊全文連載，並於1976年於友聯出版社發行全球第一版，香港成為嚮往自由與愛的聶華苓代表作得以問世之處。桑青而至桃紅的分裂，也暗喻中國動亂近代史中人的處境，特別是異議女聲的掙扎、吶喊與突圍。桑青能奔逃到何處呢？這反映出國族論述的隙縫中女性文學之離散處境，也使其發聲格外具有意義，而透過此一時期的香港，聶華苓的作品擁有自由的可能。



臺灣的文學雜誌，如《聯合文學》、《文訊》都曾做過和香港有關的專題。

臺港兩地因緣的相互嵌入，也帶給臺灣文學更多借鑑的視角。探究臺灣文學與香港文學相互參照的寬廣議題，考察不同歷史階段臺灣與香港的連動關係，將提供給臺灣文學更多思考的動能，並呈現出臺灣與更廣大華語語系文化生產場域之間的對話性與交流性。

註：

1. 鄭樹森，《結緣兩地：臺港文壇瑣憶》，臺北：聯合文學，2013年，頁8。
2. 須文蔚，〈葉維廉與臺灣現代主義詩論之跨區域傳播〉，《東華漢學》第15期，2012年，頁249-273。
3. 陳國球，〈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第5期，2013年12月，頁147-173。
4.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文學〉，《幼獅文藝》第511期，1996年7月，頁58-63。
5. 「異議女聲」之概念來自於范銘如研究之啟發。見范銘如，〈「我」行我素——1960年代臺灣文學的「小」女聲〉，《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論》，臺北：麥田，2002年3月，頁67-92。

### 閱讀香港文學書目



《香港文學大系 1919 - 1949》（全12卷）  
作（編）者：陳國球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  
出版時間：2014至2016年  
這一系列邀集11位香港本地專家學者擔任主編，針對新詩、散文、小說、評論、舊體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等12卷，以呈現出早期香港文學的源流及其作品特色。



《香港的抒情史》  
作（編）者：陳國球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出版時間：2016年  
本書國際知名的香港代表性學者陳國球教授，以抒情為題的香港文化史，闡述出文學香港與抒情香港的多重向度。



《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  
作（編）者：趙稀方  
出版社：三聯書局（香港）  
出版時間：2019年  
本書為專精於研究香港文學的趙稀方教授，以第一手的香港文藝報刊，對於香港報刊文學史進行深入探索。



《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  
作（編）者：陳智德  
出版社：聯經出版社（臺北）  
出版時間：2019年  
本書為具有學者、詩人雙棲身分的陳智德教授，以文學史為架構的香港文學史論述，探討香港文學中流動與根著的辯證。



《香港·1960》  
作（編）者：黃淑嫻  
出版社：文訊（臺北）  
出版時間：2020年  
書集結了港臺學者對於香港1960年代的研究論著，分別從文學、電影、藝術與社會四大層面，展示出香港60年代文化特色。

王鈺婷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現當代文學、戰後臺灣女性文學、臺港文學、散文研究。著有《女聲合唱——臺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編有《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艾雯》、《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鍾梅音》、《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郭良蕙》等。

# 講咩話？ 講廣東話！ 聲音中的 文學香港

(三)

What?  
Speak Cantonese!  
The Sound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 關注：香港文學

| Concern: Hong Kong  
Literature

Text by 劉亦修 (特約撰述)

Image by Kris Kang Photography

香港，在許多臺灣人腦中是一幅聲音的想像圖。臺灣人去 KTV 時，定必有幾首「廣嘢」來展示一下自己苦練的廣東話；遇到新認識的香港人，有時也會落幾句像「好犀利呀」的不明臺詞。這些場景都關係著香港語言的聲音。聲音是連結語言與文字的管道，我們靠著耳朵感受香港文化，用嘴巴所說的來創作。閱讀香港文學，又何嘗不是一趟聲音之旅呢？

## 港式潮州毒蘋果

出生於 90 年代的香港人，或許沒有看過王家衛的《東邪西毒》，但一定曾經在可遇不可求的情況下看過它的「二次元分身」，那就是在電視上無數次重播的神作《射鵬英雄傳之東成西就》。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歐陽峰、金輪國皇后與國師瘋狂打鼓、激發三人肚子裡的潮州大蜈蚣攪動的片段。當帶有潮州口音的皇后，爆出一句「早死仔」，相信是香港人共同回憶的笑點。另外在最後皇宮亂鬥的一幕，三公主吃了皇后的潮州毒蘋果，幸好有升天成仙的段皇爺來用老泥丸把她嚇醒，皆大歡喜地散場。這部電影或許只是一個純粹的喜劇，裡面包含著電影常見的「無厘頭」元素，經典的對白設計，亦不乏一些破綻百出的場景及演技，像是有一個鏡頭，拍到一個已經死去的宮女竟然動起身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若你本身沒有對廣東話以及香港文化的透徹了解，上述所講的情感與回憶會否仍存在呢？

來到臺灣後，曾在電影臺中又再看到這部片，只是那些熟悉的場景，搭配的卻是另一種語言及字幕。歐陽峰是一個操流行臺灣話的高手，幫段皇爺燙頭髮的那位是王師父而不是陳師傅，更驚人的是，三公主所吃下的是臺灣爛香蕉，並不是潮州毒蘋果！這時候我才發現，我一直都帶著一種港式視角來看《東成西就》，要加上港式的聲音，才能真正反映出年代回憶的完整面。聲音對閱讀或觀賞藝術文化尤其重要，同時也是我們要書寫自身文化時必不可缺的感官經驗，文字裡頭有著各式各樣的聲音元素，而香港人最熟悉的，想必一定是日常生活中的廣東話。



## 廣東話就是中文

有一次我向臺灣朋友請教注音符號的時候，被問道在香港是怎麼教中文課，在學校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來教學？」我停頓了一下，正當想說「當然是廣東話」的時候，我才慢慢反思到，我們的中文就是廣東話。在中小學階段，分為英語教學以及母語教學，即是以廣東話來教科目，中文課亦是訓練廣東話的讀、寫、聽、說。縱使文章上所寫的是書面語或是文言文，但我們所說出來的聲音就是廣東話。不只有語文課，化學元素週期表、生物細胞結構、西方歷等專有名詞都得用廣東話。而且我們從來沒有在學校正規系統中學過所謂的「廣東話拼音」，若這個字不會念，老師念給你聽你就要記住。我的臺灣朋友聽完，都覺得不可思議，就好比他們現在要用全臺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來上課一樣，令人羨慕，但又覺得要實行格外困難。

到了大學，上了一門現代詩的課程，當中讀到很多香港詩人的作品，如也斯、廖偉棠、洛楓等，而朗讀詩作除了是欣賞的機會外，亦呈現出粵語詩中的真實聲音。洛楓教授有一次來到課堂演講，她準備讀她的詩作〈飛天棺材〉，述說香港的小巴飛馳於馬路的場景時，聽到粵語高低起伏的聲調，越能感受那一份危機感。因為這門課是以英語授課，班上有不少外藉及中國同學，雖然他們聽不懂廣東話，但是有一位卻說，John Keats 以英文朗讀，那讀香港詩作一定要用廣東話。

閱讀香港文學很常看到城市的樣貌，發現許多地方、物件、事件等名詞。從前經過中學會考洗禮的學生們，大概都記得西西的〈店舖〉，或是胡燕青的〈西邊街〉，剛好描述的都是港島區，似乎就像是一場文字上的小旅行。而當要讀這些作品時，用廣東話來讀最好不過，而且只有廣東話可給予這些地方屬於自己的聲音。我小時候住在上環，到了大學後搬到了港島東區。董啟章的《地圖集》中，收錄了一篇〈七姊妹道〉，這條街位於北角與鰂魚涌之間。我家就在鰂魚涌，無奈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鰂魚涌的國語正確發音，所以每次要介紹時，都用廣東話來念，現在想想，也不是不好的事。在介紹香港文學的同時，也不忘來順便邀請大家來學廣東話。

劉亦修

臺大臺文所碩士，現為臺大音樂所博士生。香港人，來臺生活7年，喜愛港臺兩地的語言與音樂文化，與吳心橋合著《港式臺派》，談論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事物中，找到值得珍惜的溫暖。



《港式臺派：異地家鄉的生活文化漫遊》

作者：吳心橋、劉亦修 | 出版社：大家出版 | 出版時間：2019年

簡介：挖掘流動的世代中，隨時都準備以異鄉為故鄉的你我他，寫給彼此的筆記。臺灣和香港，兩個親近卻又遙遠的地方，有著相似的事物和不同的經驗，以往卻常常只透過觀光的角度互望。當離鄉的兩個香港人，在異地臺灣再相會，有了長期旅居的時間醞釀，和文化觀察之眼的沉潛，一場從芭樂開始的閒聊，才終能拉出一連串從語言帶到生活的日常經驗比對，而體悟了種種：有從鴿子籠小套房到寬敞廁所的都市景況、有單人火鍋到中秋烤肉聚會的人際遠近，也有從漂泊到再紮根的身分認同。



## 香港、母語、文學

在香港茶餐廳吃早餐，常常看到粉麵套餐，在十幾樣材料中選出兩到三樣，再搭配一種粉麵，今天我想吃紅腸蛋麵，明天我要吃榨菜肉絲米粉，怎麼搭都是同一份套餐。每個香港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有著不一樣的港式文化搭配法。我小時候聽爸爸唱粵曲，結果被他帶去曲社一起唱；小學時候看的卡通，不是神奇寶貝，而是《寵物小精靈》，沒有妙蛙種子，只有奇異種子；中學時候找到媽媽珍藏的金庸全集，開始瘋狂地看，背景音樂就是陳奕迅與何韻詩；大學時候接觸也斯的同時，亦不忘閱讀高登的經典網路小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如何搭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學與文化，都反映著特定一種港式視角，而支撐著我們的，正是那份對廣東話及粵語文化的珍惜。母語是最強大的劍與盾，在那個還叫作叮噹與比卡超的年代，廣東話所造成的文字創作，讓我們跟別人不一樣，讓我們有了香港的味道。

事至今日，文學已經不限於白紙黑字上。在這個動盪的世代，街頭上的每一個抗爭字句都顯現出香港人的無限創作力，很多的作家及音樂人亦用廣東話寫下充滿文學性的作品。每一句口號，每一則新聞，每一封不自殺宣言，都是香港人對母語的執著。我想，我們仍是一群堅持要吃潮州毒蘋果的香港人吧。

---

(四) | 另一種文學

---

# Alternative Literature

---

- 紙上展覽

Museum on Paper

- 文學筆記

On Notes

- 拾藏物語 01

NTML's Archive Select

- 典藏再現

Collection

- 捐贈芳名錄

Donor List

(四)

# 馬路楊帶路： 在臺南相遇 佐藤春夫

| 紙上博物館

## Journey to Tainan: Where Maru Yang Meets Haruo Sato

| Museum on Paper

檳榔店老闆和作家，似乎是兩個不交集的職業與生活領域，但有趣的是許多人紛紛找上在民族路3段開設「馬路楊檳榔會社」的楊馬路，希望可以從他特別人生歷練，引領他們關於府城的風光，尤其是為數眾多的日本旅客。今年適逢以臺南作為創作背景〈女誠扇綺譚〉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訪臺百年的日子，就讓我們跟著楊大哥，走進佐藤春夫筆下的臺南。



Text by 林昀諭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陳坤毅

經營著父親傳下來檳榔攤的楊馬路，從一開始旅客的問路，到現在許多人指定的導覽，多是想透過他獨特的在地經驗，來認識不一樣的臺南，而在眾多的旅客裡，日本人佔了多數，但他會的日文，不過 15 句。讓人好奇，他是如何跟日本人結緣呢？最早的緣分，來自於臺日混血的牙醫作家一青妙，身為臺灣顏家望族後代，11 歲前居住在臺灣，而後返回日本定居。經過 20 餘年，再度回到臺灣找尋童年記憶與父母走過的人生軌跡。在創作《我的臺南》時，一青妙曾來到檳榔攤問路而結識楊桑，她將這段奇妙、溫馨的相遇寫入書中，讓絡繹不絕的日本旅客憑著書找到檳榔攤，請他陪伴穿梭大街小巷。

### 走進檳榔攤的日本作家

除了一青妙以外，另外一位走進檳榔攤的作家，就是佐藤春夫。雖然他們人生並未經歷同一個時代，但他們的腳步，都曾在古都臺南，如平行時空般的先後重疊。數年前，兩個日本作家拿著小說相關資料來問路，希望楊馬路協助導覽這個地方，在這裡生活了 55 年的楊桑對這些日治時期的地名完全陌生，一股執著，讓他找來《女誠扇綺譚》詳細閱讀，詢問真正在當地生活的耆老，一字一句尋覓出文中的「大龍眼樹」、「石牆」、「防禦望樓」等蹤跡。

1892 年出生於和歌山的佐藤春夫，在 1920 年夏天，佐藤春夫帶著情傷，來到當時日本殖民的臺灣旅行三個多月，回國後寫下許多與這趟旅行相關的作品。《女誠扇綺譚》即是臺南相關的其中一篇，是臺灣外地文學的里程碑。佐藤春夫在臺南溪邊的港口與巷弄走踏後，以廢棄的百年古宅為主軸，創作浪漫又詭譎的故事情節：巨富沈家的掌上明珠一夕家變，多年苦等愛人不得，徒留幽魂；穀糧大盤商欲將婢女嫁予日本人換取事業利益、引起殉情事件。小說如戲，戲如人生，從字裡行間窺見日本在臺的殖民統治面貌、殖民時期臺灣女性的處境。

百年前的遺跡如今多已傾頹，還是讓楊馬路拚湊出，兌悅門內佔地約兩百坪的建築，可能就是沈家「鬼屋」的舊址，還會加碼告訴旅客，古城門形狀如弓，街如箭，城弓街箭，射向安平，傳說是為了擾亂安平風水的做法，小說裡提到的石牆石塊，在現在金華路往北接文賢路的城牆舊址。後有日本教授拿著來到檳榔攤問路：「禿頭港在哪？」楊馬路以一句「佐藤春夫叫你來的喔？」回應，讓對方驚訝不已。

本名楊永成的楊馬路，開設檳榔攤，已為逾 500 組日本旅客導覽臺南風光。



- 1 神農街舊名北勢街，是沿著五條港之一的南勢港發展出來的街道，昔日興盛，留有許多一樓為店面、二樓做倉庫的「店屋」。從港口卸的貨，會被繩索吊上二樓貯放。
- 2 位於信義街口的「兌悅門」，建於道光年間，是臺南現存唯一的外城門。當年就位於五條港中的新港墘港旁。
- 3 經過百年，小說裡提到的石牆石塊連殘跡都難以尋得，楊馬路多方打聽，對照資料才拼湊出當年軌跡。
- 4 連結兌悅門的街道因為商旅出入頻繁，形成繁華的「老古石街」，也就是今日的信義街。
- 5 楊馬路的檳榔攤在民族路三段，崇福宮的對面。佐藤春夫撰寫的禿頭港下車處也在附近，今日的協進國小路口。來到這一帶，等同來到舊時繁華的五條港。

## 文學裡看見的殖民時代，檳榔裡看見的臺灣人生

殖民統治的矛盾，臺灣不同民族的樣貌與特性，都可在佐藤春夫的文字裡清晰浮現。但生活不僅透過文學看見，檳榔會社裡的檳榔物語，照樣有百態人生。因為無論是檳榔還是佐藤春夫，楊馬路一樣認真：「檳榔以前是小國進貢給皇帝的貢品，故宮南院還傳照片給我，是盛裝檳榔的器皿。」對於檳榔總跟口腔癌或黑道、土石流畫上等號，楊馬路不以為然：「以前中國的師父來建廟，要吃檳榔消瘴癘之氣、禦寒，道光年間的石碑就有記載了。」走過種一棵檳榔樹罰一萬的黨政時期，走過因為檳榔被歧視的大半歲月，楊馬路就讀第一志願的小孩穿制服幫忙顧店，都會被客人虧「是在cosplay？」

「賣檳榔的小孩不能讀一中？檳榔養活多少人，養活多少農村老弱婦孺。」老說自己沒讀書、跟來問佐藤春夫的作家教授們不是「同一個階級」的楊馬路講起檳榔，引經據典以外，還細細講訴了因檳榔而起的社會型態與臺灣歷史，一花一歲月，一檳榔裡，也是他苦辣酸鹹的人生。

攤上掛著的檳榔造型紀念品，上頭刻著 TAIWAN，那是大學教授協助楊馬路開發的，心疼他導覽不僅免費，還自掏腰包買茶水請客，希望透過販售紀念品多多少少帶來些收入。除了佐藤春夫的導覽，楊馬路也導覽從小生長的痕跡，例如從小出生的信義街、金華路、國華街等等。曾有一位大阪先生前後飛來臺灣 70 次，其中有 13 趟是當天來回臺灣與大阪，例如早上抵達鹽水，晚上讓蜂炮炸完後，再到檳榔攤，再請楊馬路載他去搭巴士回機場。

在這個檳榔攤，不但養活了楊家人，如案內所一般，作為許多人的指南，更是搭建起了旅人和這片土地的情誼。

## 跟著馬路楊 散策佐藤春夫之筆



在《女誠扇綺譚》裡頭的沈家女兒，來自擁有 50 艘戎客船的富裕海商家族，沈家古宅就在兌悅門——當時五條港中的新港墘港附近，故事自然與港口有所聯繫。路線：禿頭港下車處（民權路三段與金華路四段路口）—兌悅門（信義街口）—沈家古宅—老古石街（信義街）—媽祖樓天后宮—馬路楊檳榔會社（民族路三段 136 號）—神農街—水仙宮市場—國華街小吃

(四)

# 這次換我們來 守望他的靈魂

| 文學筆記

「我所知林瑞明教授的二三事」

座談會紀錄(上)

## Notes on Professor Ruiming Lin's Memorial Seminar

| On Notes

國立臺灣文學館首任館長林瑞明（1950-2018）畢生關注臺灣歷史、文學、文化，是臺灣文學研究學科化及體制化的重要推手，更是讓臺灣文學為國際學界關注的開拓者。在學術研究之外，他也是一位充滿浪漫情懷的詩人，新詩、俳句創作成果豐碩。為了紀念、也為了記憶，臺文館和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在2019年6月29日舉辦了「林瑞明教授學術研討會」，當天除有多位學者發表相關論文，我們也邀請林瑞明的知交與門生齊聚一堂，以談諧、感性兼而有之的角度，訴說他／她們所認識的林瑞明。現經與談人同意，將於本期和下期通訊，刊登座談會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Image courtesy of 國立臺灣文學館

時間：2019年6月29日，16：30-17：30

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B1國際會議廳

主辦：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國立臺灣文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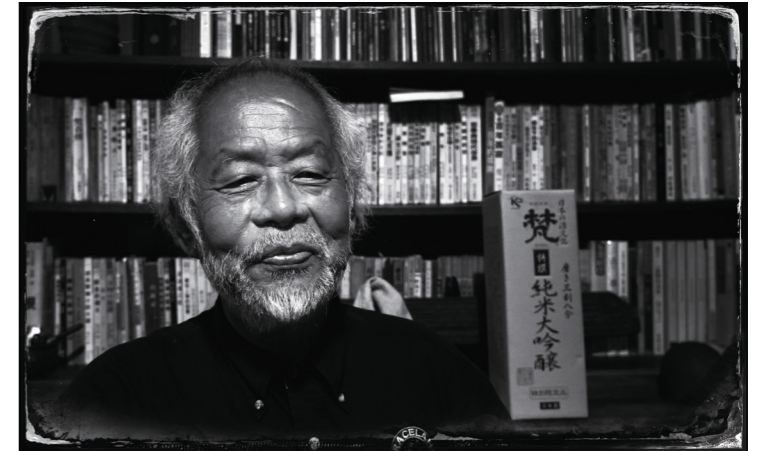
主持人：陳萬益（清華大學臺文所退休教授）

與談人：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許雪姬（中研院臺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楊翠（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杉森藍（實踐大學應用日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記錄：陳淑容（中研院臺史所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博士級專案助理研究員）

整理：趙慶華（國立臺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



林瑞明。（攝影：林俊安）

孫大川：他對生命的熱愛，給我很深的感觸。

孫大川：2003年林老師赴任文學館之前，我們雖然認識卻沒有深入交往。我從大學時代就知道林老師，當時他已經在念研究所，那時候的他流傳著許多好笑的故事，都是跟追女朋友有關。比如他曾經追過他系裡的學妹，那個學妹正好是我在臺大光啟社的一個女孩，在這裡不大好說細節，下次許雪姬老師口述歷史可以來訪問我。所以，2003年之前我對林老師的印象就是浪漫，看到美麗的事物、漂亮的女生就會去追求，是詩人林梵，這個印象好像跟他的學術研究、史學研究關係不深。

從2003年以後一直到他過世，我們才開始有深刻的交往。一方面和文學館原住民文學的推動有關，另一方面和他後來生病有關。生病之後的林老師，展現出來對生命的熱愛，給我很深的感觸。那時候我們任何活動，他只要有空一定出席，也寫了很多相關的詩作。我發現，在他身上那個少年時代浪漫的部分，變得更強烈了，他還是很想談戀愛，只是膽小而不敢行動。他很喜歡跟我在一起，因為我會講很多笑話，可以作為他的快樂泉源。那時候我常帶著他一起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也很榮幸自己能在他生命中的那段時光給他那樣的愉悅。當然這可能是我主觀的想法，但很記得他被我逗得笑到不行的情景。

各位都知道臺灣原住民是個非常寂寞的民族，我在1993年籌辦《山海文化》雜誌，那段時間正好也是呂興昌老師、陳萬益老師和林老師大力推動臺灣文學的時刻，他們都給我很多的支持，讓我相信文學可以做為我們原住民族存在的一種防禦。



- 1 孫大川。
- 2 許雪姬。
- 3 林瑞明相關著作。

直到 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許多學校臺文所紛紛開立，原住民文學和臺灣文學的研究開始走向完全不一樣的局面。那段時間，認識林老師除了個人愉悅的經驗外，大家都好像有一種默契，想要把所謂的臺灣文學的內涵、範圍、厚度、盡一切力量將其挖深、鞏固。後來我發現，林老師跟原住民一點都不陌生。他跟太太結婚，度蜜月最浪漫的時光就是在蘭嶼渡過的。另外，我看到他早期有一些詩，也涉及原住民的題材。當我們一談起話，更能感覺到他能理解我的焦慮跟原住民的需要。所以臺灣文學館一成立，他有一些政策，不好說是獨厚，但至少保留一定的經費與預算來支持原住民的文學，包括展覽、還有 6 個原住民族群祭儀文學的註釋工作。原住民的祭儀文學是我們口傳文學中最具深度、最穩固的部分，那些資料通通都在，我也很希望自己未來離開公職，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重新把這些原住民的祭儀文學做好，讓原住民文學及其傳統能夠有更多對話的機會。這是我們那時候共同覺得重要的事情。臺灣文學的發展沒有把原住民遺忘，我認爲林老師是很關鍵的一個人。所以，我們讓他快樂是應該的。

前面談到我個人跟林老師的關係，其實還有一層更深的因緣。林老師在生病後還是到處亂跑，特別是他開始洗腎以後，跑得反而比平常更勤快。從他 65 歲退休以後，因爲搭車半價，常常一下子在花蓮，一下子就到臺東，每天都像一顆陀螺。我們那時候只要原住民有活動，他幾乎都來，特別是他參加我媽媽從 98 歲一直到 107 歲生日。每年我媽媽的生日他一定出席，也一定寫詩。他說他要跟我媽媽比賽，看誰能堅持比較久？2017 年 6 月他出席我老媽媽的生日筵，抱怨說詞窮了，詩免強擠出來。不料他 11 月竟離開了我們，最終他還是比我媽媽先一步走。不過，像約好的一樣，我媽媽隔一個月 12 月底也過世了，他輸得並不多。那段時間他爲參加媽媽的生日，有時候得先跟臺東馬偕醫院聯絡好安排洗腎，我叫他不要來，但他堅持。到了臺東先到馬偕醫院洗腎，洗完以後再到我們的部落，跟我們一起鬼混、喝酒。有時候我們怕他出狀況，但他認爲生命的愉悅是超越一切的，因此他跟我的哥哥、姊姊、嫂嫂感情都很好。他出殯時，哥哥、姐姐和嫂嫂都來送別，還特別編了卑南族的花環給他，這是他跟我家人之間的情誼。

此外，林老師幾乎參加所有我們《山海》辦的活動。大家要知道，原住民要受到人的肯定這件事需要很大的力氣，我要特別謝謝林瑞明、呂興昌、陳萬益以及在座的吳密察老師，他們那時候都是檯面上很重要的人物，幾位「看到」原住民、「肯定」原住民文學發展的方向這件事，對我們而言是非常要緊的事。林老師完全不吝嗇，只要我們辦活動，跟他一講他就一定到，幾乎沒有缺席過。對我來說，漢人能真正感覺到原住民很重要，並且能夠在原住民身上看到自己所缺乏的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林老師跟我們在一起時，我們雖常常虧他，挖苦他不像我們原住民那樣放得開，但在那個過程中，他不以爲忤，還將支持原住民文學的行動變成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最後也許是大家都知道的，林老師對生命的熱愛，渴望愛情與對詩的執著。他生命中最讓我看到亮光的是，當他洗腎狀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他仍保持樂觀並且不放棄每個可以讓他喜樂的日子。後來他在 FB 上寫了很多臺灣俳句，我也常回應他，跟他做對，抬槓說他是亂寫的，這類很好玩的事情有很多，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把它寫下來，做爲對林老師的追念。

許雪姬：他只要開口我就沒辦法拒絕，因爲他是我「師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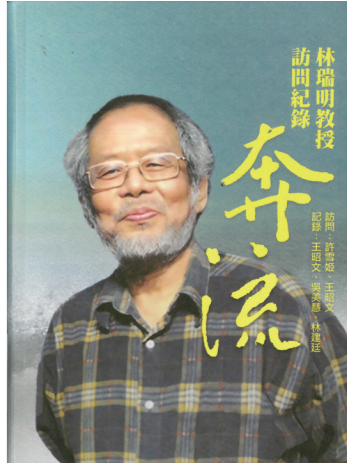
許雪姬：我已經有點忘記怎麼認識林瑞明，但一直都是叫他「師兄」。他念臺大碩士班是 1973 到 1977 年，我是 1975 到 1978 在臺大，雖然沒有特別的交集，但一定會一起開會或討論，也許我是這樣知道他的。我真正對他有印象是他去當兵之後，某天我在二樓，他跟藤井志津枝在樓下抽菸，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但那時候我不清楚他是誰，他說：「我是林瑞明」，就把我叫下去，跟我說藤井要寫碩士論文，但不大會排書目，要我幫忙。藤井的題目是有關牡丹社事件，從那時候開始，我的一生，爲師兄做了很多事，有點認命了。



之後，我幾乎跟他沒有任何交集，但因為我給楊雲萍老師指導，維持每年都去拜年的習慣，每次去老師一定要從兩點講到5、6點，中間一定會提到林瑞明。我們都知道楊老師最喜歡林瑞明，因為他說：「伊嘛是一個詩人」，又念歷史，所以最能體會楊老師的心情。後來師兄在老師面前開了很多支票，包括要把老師的每篇日文詩翻譯成中文，再寄給老師看，他聽了很開心，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譯文。師兄說，楊老師用日文稱他「ずいめい」，他說全臺灣、全世界只有楊老師會用這麼親密、近乎溺愛的稱呼叫他。我知道他受楊老師影響很深，因為楊老師會提到他看得起的日治時期文學家，這之中當然包括賴和，所以師兄去研究賴和還是有受到老師的影響。另外，我跟他之所以關係密切，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學生，比如在座的王雅萍教授，從成大畢業後去政大唸書，林瑞明和我都是她的老師；另外還有王昭文跟陳淑容，博班畢業後都在我這邊工作，多少也是看在師兄的面子，當然我也很高興他培育的學生能夠來幫忙我們做一些工作。

我開始實踐師兄對楊老師的承諾是在2001年，這個計畫應該是吳密察攬來的——楊雲萍教授2000年過世，2001年開始編輯他的全集，當時找了很多很多人，包括楊翠、許佩賢等，不知道什麼時候，忽然就停了，沒有下文。一直到2010年，李瑞騰館長重啟《楊雲萍全集》編纂計畫，希望能夠出版楊老師的作品。文學館找到我和林瑞明教授，後來由林瑞明當主持人，早先他的助理是林佩蓉，因為佩蓉做得很好我不需要太擔心，但後來事情延宕多時，又換人做，我們重新彙整資料，後來我動用了臺灣史研究所的幾位助理，在他們幫忙下，才把事情做好。最後我跟林瑞明的協定是文學集和他分享，但歷史集由我自己掛名。

我從藤井志津枝一事得到的教訓是，他只要開口我就沒有辦法拒絕，因為他是我師兄。另外一件事是他的口述歷史《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這是昭文離開臺史所博士培育計畫前夕，提到林老師在2008年又病了，希望可以做他的口述歷史。我提議送到臺史所口述歷史委員會，若獲同意就能執行。昭文做了很多努力，前後訪問15次，但一直無法完稿。當我從臺史所所長卸任後，就決定自己跳下來做。我想加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知道師兄跟我講的，和他對學生講的內容會有差距，因為我們是同輩，而昭文是晚輩。由於必須負責出版，所以我開始介入，加上補訪。我為什麼訪問書後這幾個人？為什麼放入陳彥琳的文章？這是師兄指定要我做的。我本來要訪問吳密察、陳昌明，他都不同意，所以就按照他的方式。訪問的時候，他會強調吳密察是當代行政長才，能夠排除多少困難做事；他的遺憾是，雖然身為吳密察的師兄，但還是要幫吳密察開門，這當然是玩笑話，但這些事情也是蠻有趣。



《奔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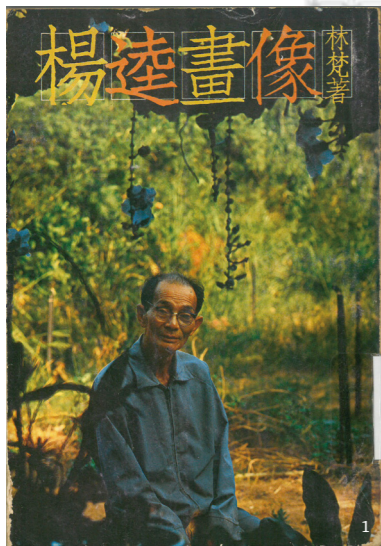
最後我要講的是，《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出版後，有一段時間因為他的身體不是很好，看了很久才同意簽名出版。之後我問他，書名要定什麼？他說：「多餘的話」，我覺得這是共產黨瞿秋白講的，並不適合；他接著又說「奔流」，我認為這是文學作品篇名亦不宜，但他很堅持後者，就定下來。另外，他對訪問紀錄中的口語表述非常有意見，與我意見相左，終於協調到差不多而能順利發行。這是一本唯一我沒有寫序的書，因為壓不過我的怒氣，我邀請當時臺史所所長謝國興來寫。由於書發行的時候沒有辦發表會，副所長張隆志就以臺史所文化史研究群的名義，在2016年底為這本書舉辦新書發表會。我當然知道這件事，那時候他來敲我的門，送我一些林佩蓉幫忙準備的鳳梨酥等臺南土產，那一天我也參加了討論。之後我們的往來比較少，不久就傳來他不幸的消息。我覺得他是過於關心臺灣的前途，才會在那個時間過世，這樣的離去也頗符合他詩人的性格。

楊翠：因為他有一顆孤獨的心，所以他是詩人。

楊翠：在分享之前，我想先唸一封信，這是老師在2017年12月29日寫給我的：「阿翠，你這些年來為社會做了很多事了，為人作嫁之餘也該為自己著想，學界很現實，不能永遠當副教授，前進，祝平安！」署名是林梵。這張明信片過去幾個月都放在我促轉會的辦公室，對老師來說，我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因為像這樣的信他寫過沒有十封也有八封，老師一直覺得我沒有努力在做升等的事，就如他稱自己是「萬年講師」，我在他心中就是個「萬年副教授」。這封信原來隨便放在抽屜中，老師很多信跟我很多其他的東西都被這樣放著，因為我搬過非常多的家，換過非常多的學校，有些箱子我到現在都還沒拆開。我從來都沒想過，老師有一天會離開我們，而這一天竟然這麼快到來。

我應該是 13 或 14 歲時認識林瑞明老師。我的經驗可能跟許雪姬老師剛好相反——許老師要為師兄做很多事，但在我的記憶中，作為詩人的林梵跟作為老師的林瑞明一直在守護著我，就像老師照顧他所有的學生一樣。老師經常給學生寫信，但我常收到的信就是提醒我要趕快升等這件事。在收到這封信之後不久，我就在 2018 年 2 月底把我的升等論文出版，之後我就寄給老師，老師跟我回了一封信，內容是捕到大魚之類，他賀喜我終於完成一件事。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自己一直是個不及格的老師，我想到從 14 歲自己認識一個叫林梵的詩人，他讓我認識甚麼叫做文學。雖然我是一個叫做楊達的作家的孫女，但是我真正認識到文學是甚麼，或詩是甚麼，是從林梵這個詩人身上感受到的——他從年輕時到過世前，一直就是詩人的樣子。楊達不是一個詩人的樣子，但林瑞明是。他非常浪漫、愛美，追求美麗的事物與人。對我而言，從十幾歲認識一個叫做林梵的詩人這件事，好像成為我今天成為我的一個非常奇特的因素。當然我事前並不知道，而這個原因也不只是單一契機，而是多重原因交織而成的。他讓我認識文學，而我會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也確實是因為他。大學聯考的時候，我在所有的志願當中，只填歷史系跟外文系，其他的系，他說：「那都不值得一填。」雖然我阿公也說，那都不值得填，但那時候我覺得林瑞明說的話更甚於楊達老人，因為林瑞明是個年輕的詩人，他意氣風發，他說的話可以影響許多人。

2018 年 5 月 31 號我上任促轉會以後，經歷非常多風波，他一直關心、關注我每一條的臉書發言，持續用留言、私訊或電話鼓勵我，要我努力地撐下去。其實我感覺到並不贊同我接受這個提名，選擇進入這個機構，但是他告訴我，既然決定就要做好，一旦決定就沒有退卻的權利，只有一往直前，這是讓我努力撐下來直到今天的重要力量。



對我而言，另一件對不起他的事情就是我的碩士論文。我剛跟葉瓊霞老師稍微算了一下時間，我們都是 1991 年畢業的，等於是她第一批指導的碩士生。我們之所以成為師生也是非常奇特的，1990 年我跟「臺灣史研究會」（現已解散）到中國大陸的廈門、南京、北京、上海參訪，一起出席的還有鄭梓老師、林瑞明老師、王曉波老師、尹章義老師，那個時候不同立場的人可以成為一個團體、一起成行前往交流，是我非常珍惜的一段時光。我們在南京機場轉機，他問我碩士論文要做什麼？我說想寫楊達，但還不確定；他說我不能寫楊達，我問為什麼不能？我們為這件事情爭執許久，直到他過世前不久，我都還是覺得這件事很讓人遺憾。老師的說法是，我沒有辦法寫好，因為我跟楊達太親近了，他建議我寫葉陶和她的時代，並承諾可以當我的指導老師。那些年我自己過得非常跌宕，很多事情沒有好好完成，直到 6 月要口試，5 月他還寫信來問，說怎麼沒看到我一個字？同時指出葉瓊霞很努力都寫好了，我卻一個字也沒交出去。於是我就把抽屜中一大疊 30 萬字的初稿寄過去，在那之前他一個字也沒看到，結果一下子收到 30 萬字。我覺得如果沒有他，自己不可能完成碩論，他是這麼包容地先接受一個字都沒有，再接受一下子寄 3、40 萬字給他的我，最後還幫忙剪掉了差不多 7、8 萬字。

當時我遇到許多挫折，他就這樣一直陪伴著我，讓我把這些事情完成，讓我覺得這世界還有人看顧我，可以感受到安全，不那麼孤獨，後來我知道他對許多學生也是這樣盡心盡力。反過來說，林瑞明老師雖然很願意交朋友，但他其實是個孤獨的人，因為他有一顆孤獨的心，所以他是詩人，因為詩人需要那樣的東西。前面淑容（論文）提到「雙重性」，我覺得林老師確實就是非常「雙重」的人，他既有一顆童心，同時又有老靈魂，他既非常愛熱鬧，喜歡和大家交流，但內心也有非常獨自的部分，那個「獨自」支持他這一生最重要的作為與堅持，行動與理念，是我們一直能看見的。如果用兩個心來形容他，我覺得就是「初心」跟「詩心」，這是他生命中可貴的部分。所以我一方面非常難過，但是就像許雪姬老師所說，其實他也是用一種詩人對這個世界凝望的方式離開我們。2018 年 11 月 24 日選舉過後，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他用相當密集的方式，關心臺灣社會這麼大的變化，用他最真摯與焦慮的詩心，凝視臺灣，用詩人的姿態離開了我們。我們會一直思念他，這次換我們來守望他的靈魂。

未完待續。

1 | 《楊達畫像》。  
2 | 楊翠。

(四)

# 《十項管見》： 撐白話字的傘

| 拾藏物語 01

## Living Literature CHÁP-HĀNG KOÁN-KIÀN

| NMTL's Archive  
Select

「先猜猜看，『管見』是什麼意思？是『管見』  
喔，不是管仁健，更不是管仲的意見。」



Text by 黃震南 (臺文天文臺觀測員)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鄭宏斌

「日常測候」系列的第一項藏品，我們將介紹臺灣史上第一本用「白話文」寫成的社論專書——蔡培火所著的 *CHÁP-HĀNG KOÁN-KIÀN* (《十項管見》)。蔡培火積極推廣以羅馬拼音書寫臺語白話字，為推動近代啟蒙，讓大家更容易談論科學、政治和文化。

「我是將我所有感覺著，閣再是上第一愛代先佢同胞參詳斟酌的代誌，分做十个題目寫佇遮<sup>1</sup>（我將我心有所感，並且是首要先和同胞們斟酌商量的事情，分成十個題目寫在這裡）」，蔡培火在《十項管見》的自序中，如此表達這本書的主旨。他自己或許不知道，這本書的出版，締造了臺灣歷史上第一本白話字社論專書的紀錄，從此在臺灣文獻上留名。

身在知識金字塔頂端的蔡培火，卻相當低調，謙稱這本書不敢說是要讓大眾增加多少知識的，只不過是表達他個人的淺見，拋磚引玉希望大家討論臺灣的現況罷了。經過研究討論，大眾方知辨別真假、好壞、美醜，這才是「學問」。讀理科的蔡培火，很喜歡像這樣做邏輯推論說理，例如「總是毋通講：溪水是一去無回頭……（中略）……溪水流到海裡的中間，著受日頭曝燒，對按呢水就變做水煙衝上天頂去，水煙佇天頂見著冷風，就閣變成水交落對山頂地面來，這就是叫做雨。」用臺語講解「水循環」耶，沒聽過吧？因為水會循環，得證：常言說「河水一去不回頭」這句話是錯的，可見他理科人的硬邏輯。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推行「學問」？臺灣總督府推行新式教育，不是頗有績效了嗎？事實上，臺灣人的日文理解率要突破 50%，那是 1940 年之後的事。在他動筆的彼時，他估計臺灣人中受過舊式教育的人約剩 10 萬，受新式教育的人可能還不到 10 萬，合計全島臺灣人中，受過教育者最多只有 20 萬，整個社會可謂離「現代文明」還遠得很。尤其是島上 20、30 歲的社會中堅，反而是小時候沒錢讀漢文、長大來不及學日文的一群文盲。由這樣的人掌握臺灣社會？快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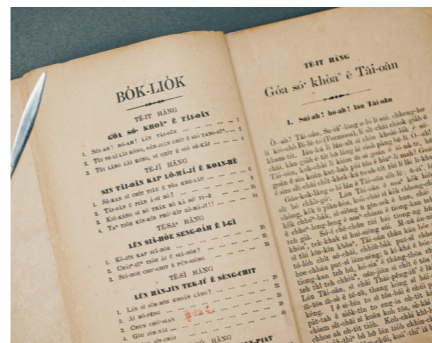


因此，蔣渭水曾寫了膾炙人口的〈臨床講義〉，診斷臺灣社會的問題是「智識的營養不良」；蔡培火則將眼光放在「社會教育」上，推行不必學漢字的「白話字」快速識字法。因為不必學漢字，省下大量習字時間（想想我們小學寫了幾年生字簿吧），能讓文盲在幾個月內快速能讀書寫字，是掃除文盲的特效藥。

白話字原本是在教會裡面，讓外國傳教士快速學會臺語，也讓臺灣一般民眾快速識讀聖經的工具，終於突破同溫層，走出教會推廣給社會大眾，蔡培火可以說是關鍵人物，這本《十項管見》的出版，不只是臺灣社會運動的敲門磚，也是臺語文學的開路石。

臺南新樓書房的出版品，一向離不開教會，這本《十項管見》卻難得地與教會無關——更何況蔡培火還是虔誠的教徒。這本書沒有藉社論之名偷渡傳教，十個章節分別是〈我所看的臺灣〉、〈新臺灣俗羅馬字的關係〉、〈論社會生活的意義〉、〈論漢人特有的性質〉、〈文明俗野蠻的分別〉、〈論女子的代誌〉、〈論活命〉、〈論仁愛〉、〈論健康〉、〈論錢銀的代誌〉。這些社論並非蔡氏紙上談兵、夸夸其談而已，熟讀蔡培火日記的人，自然可以察覺《十項管見》的「理論」與他日記中「實踐」的連結。例如1929年四月廿二的日記：「下晡四點佇武廟翁記念寫真，婦人人較濟驚見笑無參加。毋知著到底時才會通弄婦人人俗查埔人平坐倚！」可說是延續〈論女子的代誌〉的男女平等思想；1930年十月卅一的日記：「新聞報講霧社的山內人反亂，創死能高郡守以下日本人兩百外人」，不稱原住民「番仔」、「生蕃」而叫「山內人」，與〈我所看的臺灣〉尊重原住民的呼籲一致。第一章開篇首句「喔啊！臺灣，西洋人呵咗你嬌，稱呼你叫做美麗島」的讚嘆，更寫進他1929年創作的流行歌曲〈咱臺灣〉中：「遠來人客講你嬌，日月潭，阿里山……」

一開始要大家猜的小謎題：「管見」是什麼？「以管窺天之淺見」也。蔡先生您太客氣了。我們看看《十項管見》這段：「我敢講，臺灣是一個人種的展覽會場。世界若會現出平和，我想著對臺灣代先；通講咱臺灣是世界平和、人類和好的試驗所」，換句話說，他認為以臺灣族群之複雜，若能不紛爭，世界早就和平了！這已經不是淺見了是先知啊，如果這真是「以管窺天之淺見」，蔡培火你窺天的那個管至少是哈伯望遠鏡啊！



承繼蔡培火的精神，拾藏團隊將該書封面的臺灣圖案，印在傘面上，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文學構架內心的寧靜之境界面對挑戰。

## 作家介紹

蔡培火 (1889-1983)

雲林北港人，號峰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1914年加入同化會，因此被任教學校革職，在林獻堂資助下赴日深造，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留日期間加入教會，擔任臺灣人第一份社論雜誌《臺灣青年》之主編，提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成為社運名言。返臺後曾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團體，為日治時代專業社會運動家。二戰時赴中國推行日華和平運動，戰後加入國民黨返臺，任立法委員、政務委員、紅十字會臺灣省分會會長等。

## 臺文天文臺觀測員簡介

黃震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碩士，藏書人、說書人、拿著藏書說書之人。與黃哲永合編教材《讀冊識臺灣》、與吳福助教授合編《臺灣傳統漢語文學書目新編》，著有論文《取書包上學校：臺灣傳統啟蒙教材》、散文《臺灣史上最有趣的臺灣史》、散文《藏書之家：我與我爸，有時還有我媽》等。

原標題：【臺文天文臺】黃震南：我媽問我為什麼跪著讀《十項管見》，並刊載於方格子 (vocus.cc)

註1：引文原用「白話字」，即教會使用的臺語羅馬拼音，筆者將之譯為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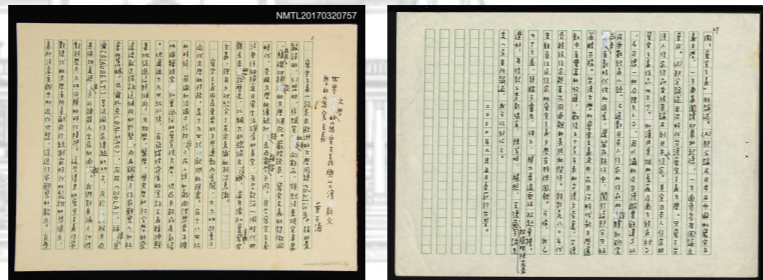
(四)

# 寫實主義， 讓臺灣文學 與世界串流

| 典藏再現

## Connecting the World: Literary Realism from Taiwan

| Collection



手稿 / 葉石濤 / NMTL20170320757 / 26.4 × 19.2cm / 27 張 27 頁

Text by 林佩蓉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寫於 2000 年 2 月 5 日，葉石濤先生以每張 350 格共 27 張稿紙，完成了〈世界文學的寫實主義與台灣新文學寫實主義〉，從西方寫主義的歷史一路談到日本與中國近代文學發展，最後以 10 頁的篇幅，比前述介紹任何國家作品還要多的論述了臺灣新文學中寫實主義的發展史。葉石濤以兩種反抗性，說明了新文學的寫實精神，一是日本殖民的屈辱，一是對抗臺灣本身已被深刻內「殖」的封建制度與思想，以及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抗爭。

「臺灣人產生了反帝反封建的強烈意識」葉石濤這樣說，他從中國白話文被引進的 1920 年代初期開始談，用什麼語言寫是面向臺灣人內部被封建被階級所殖民；寫什麼，則是面對帝國與權力時所提問的問題。葉石濤舉例受日本教育的近代知識分子，他們成為作家之際，就是由寫實主義引領他們寫出臺灣真實的社會狀況，從追風的〈她往何處去？〉（彼女は何處へ？）著重在封建的婚姻制度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弱勢境遇，一路談到賴和的〈一桿秤仔〉時，葉石濤給予「確立了臺灣寫實主義的傳統」的評價，之後所介紹的楊守愚〈一群失業的人〉、楊逵〈新聞配達夫〉、吳希聖〈豬〉（豚）、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直到 1942 年張文環發表的〈夜猿〉，葉石濤認為是「臺灣寫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

這些作品從 1920-1940 年代，可說是隨著臺灣新文學運動發展而生成，寫實的精神，文學技藝的展現，即使在面對日本帝國的皇民化運動，這些作家仍能在狹縫中尋求以文學發言的空間，他們不激烈反抗也不積極迎合，就是在文學位置、空間上，以創作延續臺灣文學的寫實精神，如今我輩回望，正是臺灣文學別具風格、值得被記憶，並且能在世界文壇上與各國文學對話的能量。

葉石濤，後輩們稱他葉老，樸著的文字鋪排在素樸的稿紙上，閱讀到此份手稿的人，或許能想像他伏案書寫一字一句的模樣。在文末他寫道，臺灣文學的寫實主義延續到戰後有著不同面貌與傑作，特別是 1980 年代末的原住民作家，可惜自己已經 76 歲了，腦子越來越不靈光，但他或許不知道，至今我們依然不及他自 1960 年代將臺灣文學暫且包裹在鄉土文學的名稱裡，迎對中國文學的壓境，自此不斷為臺灣文學史的立論基礎紮根，這樣的功力無人能即，這部手稿也正說明了他是如何建構臺灣文學的精神，寫實！他引渠寫實主義，成為一道長河脈流，從戰前流到戰後，從臺灣流向世界。

### 文物捐贈芳名錄 Donors List

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以記錄各捐贈訊息。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學者、出版社、民眾，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充實本館圖書室，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本館另致謝函，不在此備載。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捐贈芳名：

黃郁文先生 黃郁文藏書資料等

林紫芬女士 吳潛誠相關文物

曾貴海先生 〈冬花夜開〉手稿

葉蓁蓁女士 葉笛藏書資料等

楊建先生 新生筆記簿等楊達手稿

楊晉瑄小姐 羊子喬相關文物

黃文範先生 文友往來信札等

黃震南先生 蔡培火相關剪報等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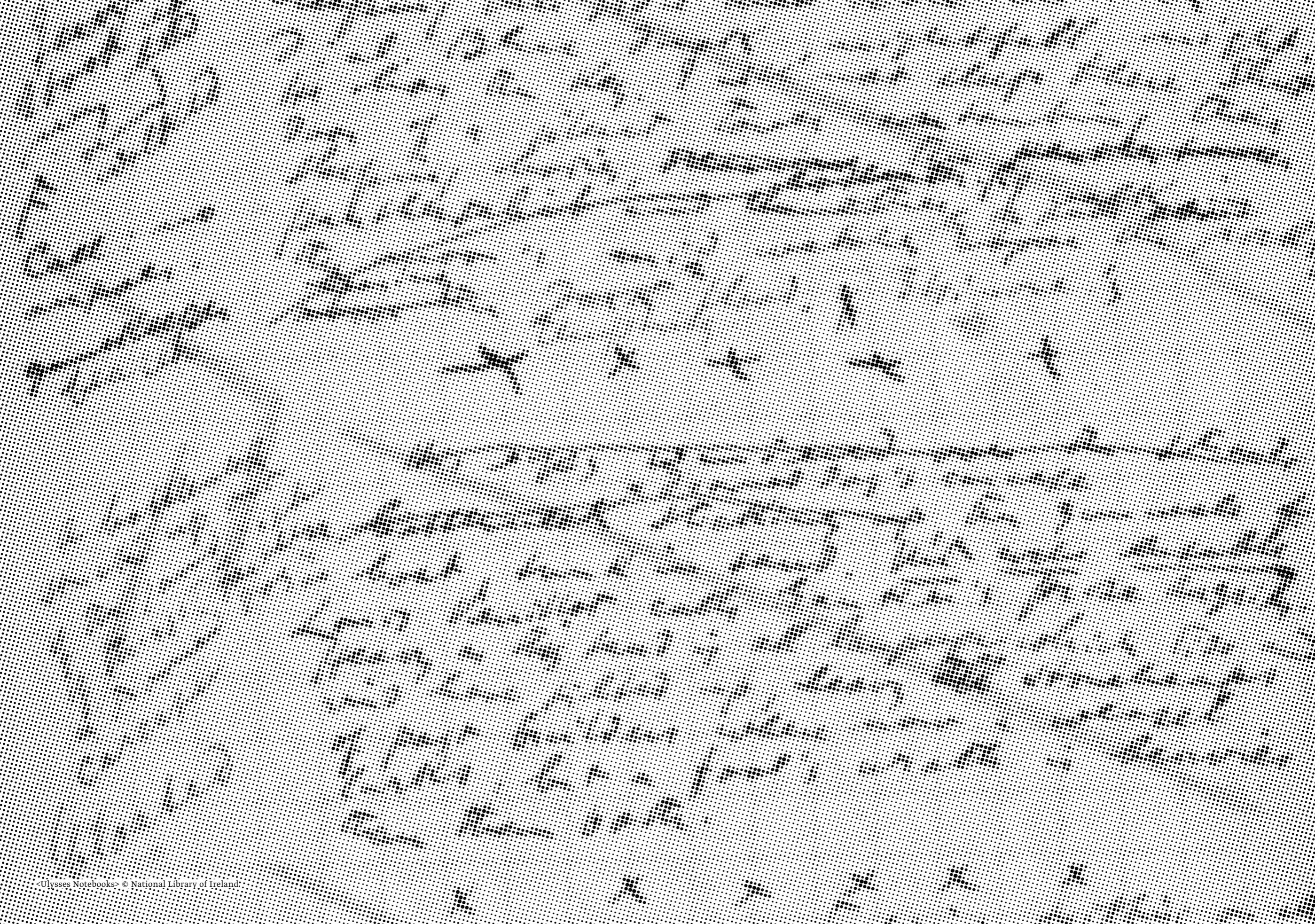
河原功先生 佐藤春夫著作圖書、信札

魏豐珍女士 魏清德文物

文物捐贈聯絡方式：國立臺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電話：06-221-7201 #2200

電子信箱：poeiong@ntml.gov.tw



# 改版再出發

| 編輯手記

## A New Beginning

| Editor's Note

Text by 陳昱成

隨著閱讀習慣的改變，及數位社群媒體的影響力，文學的閱讀更顯得難能可貴，不知道有多久，已經不會在往來的電車或捷運上，看到有人細細翻讀著一本書，那個風景，彷彿還在心裡。

每年出版4期的《臺灣文學館通訊》，於2003年伴隨著臺文館開館營運而創刊發行，經歷了這些年，2020年的3月起，本館首次進行大幅改版，用全新的刊名《閱：文學——臺灣文學館通訊》，以全新的面貌和版型設計，企圖重新形塑本刊物的屬性和定位，除了作為一本博物館與大眾溝通的媒介，在館務的現況報導之外，我們也渴望加入更多文學素材，以貼近大眾生活。

從本期開始安排大、小專題，加上「文學工場」、「另一種文學」共計4單元。「文學工場」由「閱讀場域」、「作家與談」、「編輯現場」組合而成，這三個面向正好是文學生產路徑，有作家寫作歷程，有編輯經驗，也有書籍出版後流通至書店中等待與讀者相遇，作家與談也將以臺灣文學獎得獎者為主，「另一種文學」以文學活動與展覽、典藏為主要核心，並於本期開始，精選「拾藏」計畫相關轉譯文章，持續介紹本館重要典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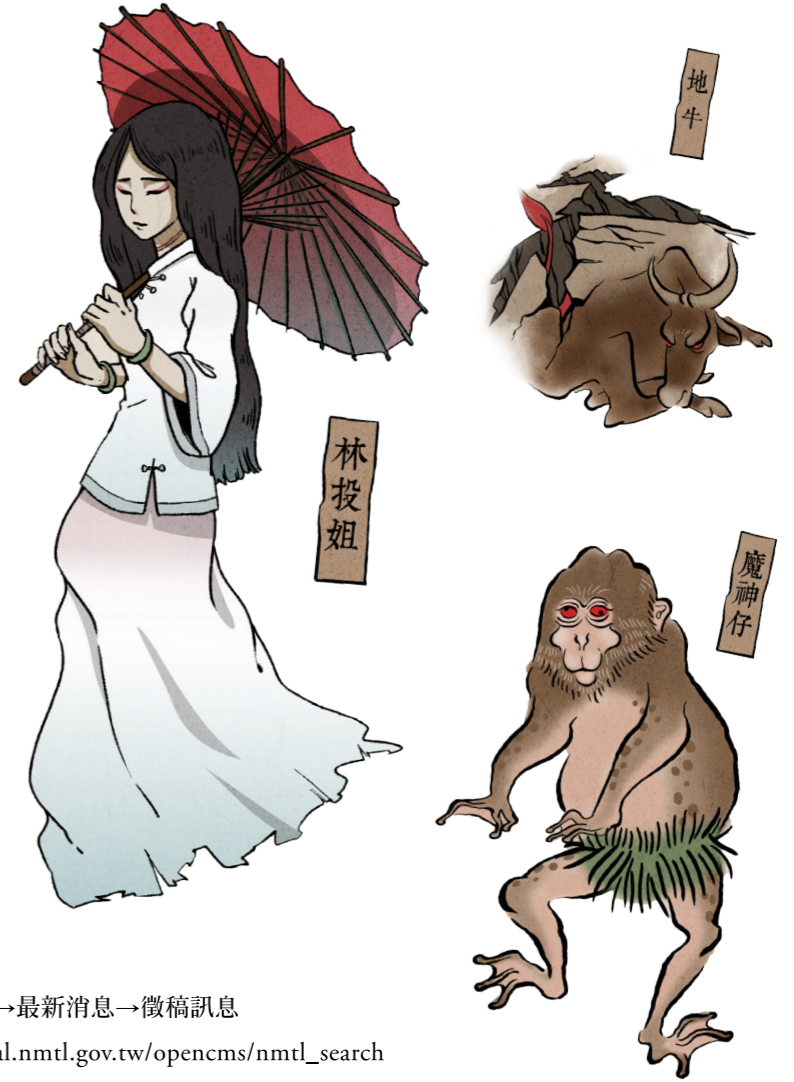
66期的「文學工場」由浮光書店陳正菁、《傀儡花》陳耀昌、逗點文創陳夏民的三篇專訪率先登場，「文學大未來；世界文學館」輯錄5篇相當精彩的世界博物館探訪經驗及觀察，彷彿親臨現場，並由博物館學者黃心蓉專文導讀，次專題「關注：香港文學」以館內正展出的「追憶我城——香港文學年華」出發，帶讀者關注香港文學，透過港臺兩地學者陳國球、王鈺婷的爬梳、本館策展歷程及來臺居住的香港青年劉亦修現身說法，呈現不同的香港文學視野。紙上博物館專訪楊馬路分享他所知道的佐藤春夫，文學筆記刊載首任館長林瑞明的座談會文字記錄，拾藏物語及典藏再現，談論本館典藏品《十項管見》轉譯及作家葉石濤的手稿意涵，期盼全新的改版內容，能引起共鳴。

更正啟事

本刊第64期「做16歲」專題，〈愛的註解〉作者林子喬並非2019年第16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散文組三獎得獎者，係同名同姓，46頁責任編輯內文誤植，謹此更正並致歉。

# 「妖」之研究 臺灣文學中的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1期專題稿約



詳見本館網站 <https://www.nmtl.gov.tw/> → 最新消息 → 徵稿訊息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檢索資料 [http://journal.nmtl.gov.tw/opencms/nmtl\\_search](http://journal.nmtl.gov.tw/opencms/nmtl_search)

本學報收錄於THCI，並獲得科技部評比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第一級」。

在臺灣文學的作品中，有不少與妖、怪、鬼、奇譚／談的元素所創發的文本，涉及的層面包括精神上、生理上，以及物質上，關於妖的敘事與描繪，在文學的世界裡有各樣的原形與變異。這些千變萬化的形象雖是虛構想像的，卻充滿現實感、歷史感，其文化底蘊正等待研究者進一步發掘。

本期徵求臺灣文學作品中關於「妖」之內容研究，如同上述，從傳說、地方故事、奇幻的媒材，到心理、精神層面的妖與怪，例如多元心理、多元身體等被視為妖之侵奪、因妖而受摒棄者。循此，徵求以下包括但不限之主題：

1. 探討妖怪、鬼怪、奇談／奇譚之文學作品。
2. 相關之妖怪、鬼怪、奇談／奇譚之文學觀察與理論。
3. 族群中的妖怪傳說與在地知識。
4. 精神與心理的妖、魔，探究多元心理、情欲與身體。
5. 其他相關議題者。

截稿時間：2020年6月30日

# 百年之遇 佐藤春夫

1920臺灣旅行文學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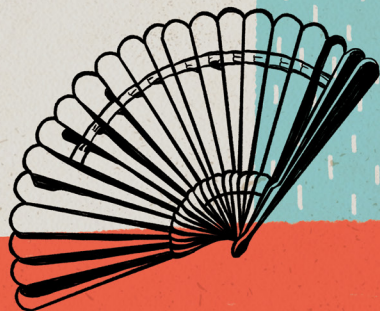
百年の旅びと  
佐藤春夫1920台湾旅行文学展



2020  
04  
03 (五)

11  
29 (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C



ISSN 2707-9813



9 772707 981005